

模範軍人胡宗南

生於憂患、長於艱苦、成於戰鬥、終於道義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十四日，胡宗南上將病逝台北榮民醫院。

當天，先總統蔣公介石在對國軍幹部訓話時，曾親自宣佈說：

「胡宗南同志已經在今天去世了。他是本黨一個忠貞自勵，尚氣節、負責任、打硬仗，不避勞苦，不計毀譽，革命軍人的模範。大陸淪陷後，他曾經屢次寫信給我，說至今還沒有能夠求得一個死所，其意若不勝遺憾者。後來當他在大陳調職的時候，他又給我寫信說：『今後我恐無死所了』。宗南同志現在竟未能如其所願，使他的生命，得到一個轟轟烈烈光榮戰死的死所，實在令人追思不置。他死已屬於正氣之列，自不失為正命，而可以瞑目於地下了。」

胡宗南出身黃埔，奮志戎行，百戰勛勞，動關全局；而其竭忠盡瘁，操守堅貞，綢繆大計，無我無私，尤屬難能罕觀。其平生奮鬥事蹟，極富歷史價值，和啓迪後進的意義。

茲當他逝世廿週年，特縷述其生平。

文史教員投袂黃埔

胡宗南，民前十六（一八九六）年生於浙江鎮海縣。後三年，生母王太夫人病卒。父親際清先生在浙江孝豐縣北鄉鶴落溪村經營藥業，並兼辦莊書業務（即地政事務）；於民前十年（一九〇二年）續娶吳氏夫人，乃攜胡宗南往孝豐定居，從此落籍。

胡宗南八歲開蒙，先後從邑庠生諸鳴鑾、諸猷莊、諸懿德等讀經書；均以聰穎勤奮，器宇不凡爲諸師所賞識，都預料他將來必有成就。

十四歲，就學孝豐縣城高等小學堂，賃居諸億千家，房屋狹小，喧鬧不寧。他却能出之沉靜，寒暑弗間的勤讀不輟。爲了避免夏日蚊蟲肆虐，他乃置足於酒甕之中，不改研讀之樂。十六歲，遂以第二名畢業該校。

他堅強勇毅，出之天性。當他高小畢業那年，有自稱「爬平王」的土匪林金魁，嘯聚孝豐北鄉郭孝山，四出搶掠。該地距離鶴落溪村僅約十里，村人謀以先發制人，乃集合丁壯追剿。他不以年幼文弱自餒，奮然請求參與前列，激戰數小時，終將「爬平王」趕走。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他十七歲，考入湖州公立吳興中學，以擅長器械體操，爲全校五百同學之冠，被推舉爲「愛山同學會」體育股長達兩年半之久。民國四（一九一五）年，以第一名畢業，受聘爲孝豐

縣立高等中學國文、史地教員。

孝豐有王姓大族，祠產很多。族人王立三，曾留學日本習警政，參加同盟會。民國成立後，歷任安吉縣民事長、江山縣知事，耿直有遠見。特為倡導創立「私立王氏小學」，自幼稚園起至高小，為孝豐最完善的學校。因素知胡宗南品學兼優，特聘他為高年級與補習班主任教員。

民國九（一九二〇）年暑假，他為了廣識教學見聞，和方秉性、王微二人，同往南京，進入南京高等師範暑期學校進修。

當時，軍閥割據，政治腐敗；他因為教學史地多年，特別關心國勢。乃於民國十（一九二一）年暑假，單獨一人，遠赴東北視察形勢。已遍歷津沽、山海關；方擬出關，因旅費被竊作罷。歸來後，對同事陳嘉謨、王微，發抒他的感慨：

「此次北上，其往來京榆路上的，多為日本浪人，其實也就是日本軍人；十年後，日本將為中國的大患，東三省當先受其害。」

（按：民國廿年，果有九一八之變，足證他真有遠見。）

民國十二（一九二三）年，他廿八歲，十一月因事請假赴上海，適黃埔軍校祕密招生。他以國家民族，正處內憂外患之秋，男兒大丈夫，當以救國救民，繼往開來為職志；益以聽聞所及，欽佩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崇高理想與從事革命的堅韌精神。乃因同鄉闕懷珍的介紹，毅然投考。

次年，赴廣州覆試錄取，編入第一期第二大隊第四隊爲入伍生，六月十六日開學；從而開啓了他一生的輝煌事業。

東征之役初露鋒芒

民國十三（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十一月，中山先生應張作霖、段祺瑞的邀請，離粵北上，會商國是。

曾經因背叛中山先生被革命軍趕往東江的陳炯明，得到英國的支持，勾結北洋軍閥，收羅東江一帶土匪，編成十萬人的部隊，自稱「救粵軍總司令」，企圖奪回廣州。

廣州革命政府，乃決定先發制人，出兵討伐。當於民國十四（一九二五）年一月，以許崇智的粵軍、楊希閔的滇軍、劉震寰的桂軍組成聯軍；決定以粵軍爲右翼，經陸海豐直取潮汕；滇軍爲左翼，經河源、老隆，直取興寧、五華；桂軍居中，攻取惠州。

可是，令下之後，各軍反應遲緩，無實施此作戰計劃的決心。因此，激動成軍不久的黃埔校軍，自請擔任肅清東江的前敵任務。

當時，黃埔校軍有兩個教導團和砲兵營、工兵隊、輜重隊，加上第二期學生與第三期入伍生，約有三千餘人，械彈並不充足，每團才有一個機關槍連（胡宗南即爲機關槍連中尉排長兼代連長），加入右

翼，連同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總約萬人，由蔣校長（兼粵軍參謀長）統御指揮。

校軍自二月三日出發，由於軍紀嚴明，士氣旺盛，連克東莞、淡水、平山，而於三月七日佔領汕頭、潮州。

擔任右翼的校軍已孤軍深入四百公里；而左翼的滇軍，中路的桂軍皆按兵不動，甚至與陳炯明有所勾結。於是陳的悍將林虎，糾集生力軍一萬餘人出兵河婆，擬經棉湖反擊校軍側後。

蔣校長據報後，遂於三月十日親率教導一二兩團回師，迎戰來犯之敵。十三日上午九時，第一團在棉湖遭遇敵軍，乃以第三營爲右路，當「上柵」來犯之敵；第一營爲中路，當「和順」來犯之敵；第二營爲左路，當「上北湖」來犯之敵；學兵連爲預備隊。因爲敵多我寡，遂被敵軍包圍，激戰三小時，犧牲慘重，幸賴陳誠指揮的砲兵射擊準確，壓制敵人，始能勉強撐持。正午後，粵軍第七旅趕來增援擔任右路的第三營，穩住陣腳。但中路、左路仍然吃緊。尤以左路，敵軍約六七百人，橫衝直闖，極爲危殆。何團長除下令擔任預備隊的學兵連向左路來犯之敵，作側翼逆襲外；並令機關槍加以掩護。胡宗南乃集中兩挺機關槍的火力，形成交叉火網，猛擊敵軍；敵軍乃不敢前進。

另一方面，教導第二團錢大鈞部，原係在第一團之南，向鯉湖前進，中途聞聽棉湖方面槍砲聲頗爲激烈，揣知第一團正與敵軍激戰中，乃與營長顧祝同、劉堯宸等計議，決心改變前進路線，兼程支援第一團；而由敵軍西南後方直撲敵軍中堅「和順」司令部，使敵軍在前後受敵的態勢下，頓時駭潰。

棉湖之戰獲得全勝，校軍繼續東進，攻克潮州、梅縣，底定東江；胡宗南因功晉升上尉。

當校軍克復興寧時，在敵軍林虎司令部鹵獲大批楊希閔、劉震寰勾結陳炯明、唐繼堯與香港政府的密電、文件。而楊、劉等以國父已在北平逝世，更肆無忌憚的企圖推翻大元帥府。因此，校軍乃於民國十四年五月廿一日自潮梅班師回廣州靖亂；六月十三日，在湘軍、粵軍等部的協同下，將楊、劉兩部全部繳械。

但陳炯明卻乘東江空虛的時機結合殘部，並煽動已投誠的舊部，有衆三萬餘人，進佔惠來、海豐、陸豐、平山等地，並且勾結粵北熊克武部川軍八千人，粵西南的鄧本殷部三萬餘人，捲土重來，企圖會攻廣州。

當時，國民政府已正式成立，乃下令討伐，因有第二次東征之役。校軍及一部份粵軍已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中正任軍長；仍爲進攻主力。

胡宗南爲第二師第二團第二營副營長，隨軍出發，參與收復海豐之役，因功調升第一團第二營營長。

十月廿八日，陳部洪兆麟親率四、五千人，由興寧進攻河婆，企圖截斷第一師後路，情勢緊急。胡宗南奉命固守，他以爲確保河婆欲粉碎敵軍陰謀，必須先攻佔河婆最高山峯的敵陣；遂親自率領第六連李鐵軍部衝鋒上山，一鼓作氣，將敵軍擊潰。

卅一日，東征軍將敵軍追擊至閩邊永定一帶，全部繳械，東江再告底定，何應欽師長兼任潮汕善後督

辦，胡宗南率第二營駐汕頭。

兩次東征，是校軍初試鋒芒，胡宗南初出茅廬，即有「死重泰山」的抱負；他曾於第一次出發軍次，致函同學賀衷寒云：

「國危民困，至今而極，既不能救，深以爲恥，獻身革命，所爲何事？此次出發，但願戰死」。

北伐力戰三軍模範

北伐軍興，胡宗南任第一師第二團上校團長，入湘爲預備隊。

民國十五年九月，北伐軍已包圍武昌城，吳佩孚急向孫傳芳求援。孫傳芳乃令已到達江西的精銳之師，在廬香亭的指揮下，由東向西進犯瀏陽、平江等地，以圖進而佔領長沙、株州，切斷北伐軍後路。

第一師乃自蒲圻返回長沙，星夜馳赴瀏陽，先發制人的進攻孫的第三方面軍楊鎮東部。胡宗南率第二團向正面攻擊，最初因地形不熟，幾乎被包圍；入夜，他重新部署，十四日拂曉，毅然進攻，乃將敵軍擊潰；左右兩翼的友軍，也同時出擊，遂即收復銅鼓城，突破了敵軍陣線，遏阻其援湘行動。

十月，北伐軍再度進攻南昌，敵軍頑強抵抗，戰況激烈，尤以城北牛行車站爲交通樞紐，雙方勢在必得。當月下旬，第一師奉命攻擊該地。胡宗南的第二團任正面，鼓勇猛攻，旅退旅進，死傷達全團三分之一，終於十一月六日攻克牛行車站。七日，南昌被圍的敵將江西總司令鄧如琢、師長唐福山等以城降。

牛行車站的殘敵，逃往南昌東北的馬口圩，猶欲抵抗；第一師再奉令前往追擊。胡宗南率部爲前鋒，與敵軍激戰四小時；敵軍不支紛紛後退，潰兵將通往餘干的橋樑擠斷，無路可逃，遂即全部投降繳械。總計俘虜敵軍、師長以下官佐數百人，士兵一萬五千人，步槍八千餘支。孫傳芳在江西的兵力，被徹底消滅。

南昌克服後，第一師改隸東路軍序列，東出浙江。敵軍四個師集結杭州，以孟昭月部兩個師向嚴州、蘭谿前進。十二月中旬，北伐軍第廿六軍周鳳岐部（在富陽投誠改編）在新登被圍，情勢危急。胡宗南奉令率部自嚴州輕裝馳援，日夜趨行，激戰一日，乃告解圍；他並親書佈告，安撫民衆；護送難民後，仍返原防。

民國十六年一月下旬，敵軍孟昭月、鄭俊彥部勁旅在淳安游埠、龍游洋埠之戰，憑險固守；北伐軍分路進攻，胡宗南率部攻洋埠，廿二師第六十六團攻游埠。六十六團爲江西戰俘所新編，進攻不力，並有部份臨陣譁變，以致全線動搖。胡宗南沉着鎮定，率孤軍力戰六小時，始將孟昭月部擊潰，攻克洋埠。

二月中旬，第一師進至富陽之線，孟昭月已得杭州補充，再度頑抗。十六日拂曉，胡宗南率部進攻，經過一番力戰，當即克復富陽。十八日，遂克杭州，全浙底定。

三月十八日，胡宗南部爲攻擊上海時先頭部隊，廿日，在閔行潛渡黃浦江，襲擊直魯軍畢庶澄部於殷行，遭到畢所僱用的白俄兵頑抗，攻勢頓挫。白俄兵勇摯難當，裝備亦優。胡宗南召集幹部計議，他說：

「敵人裝備比我們好，白俄酗酒臨陣，不顧生死，如急風驟雨，不可力爭；宜制以方術。」

於是，他下令攻擊部隊，加強野戰工事，先作佯攻佯敗，引誘白俄軍追逐深入；胡軍則堅守工事，與其作持久戰。數小時後，白俄軍酒醒力疲，攻勢衰竭。胡軍乘勢反攻，一舉擊潰白俄軍，佔領莘莊、龍華及上海兵工廠。廿二日，北伐軍遂克復上海。

三月廿四日，北伐軍克復南京，五月，胡宗南因戰功升任第一師少將副師長，仍兼第二團團長。

四月卅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繼續北伐；第一師編爲第一路序列，由采石磯渡江北上，曾於六月廿二日攻克山東郟城。但因武漢方面汪精衛、唐生智有乘虛東下南京之舉；乃奉令回師南下，調駐杭州，並卸去兼團長職務。

八月，蔣總司令爲促進黨內團結，毅然引退，軍政頗失重心。孫傳芳乃集結大軍約五萬人，於九月廿五日偷渡長江成功，襲佔烏龍山、棲霞山、龍潭車站，企圖切斷京滬交通，重據江南，遂引起龍潭大戰。北伐第一軍與第七軍東西呼應夾擊敵軍，戰況極爲激烈。當時第一師師長鄧振銓久假未歸，胡宗南乃親率第一師由杭州車運前線力戰，殲敵甚衆。曾攻克虎頭山、七星觀等要地；復於八月卅一日攻克孫傳芳督戰的水泥公司；並向楊莊附近包圍敵軍左翼，有助於最後決勝。戰役勝利結束後，仍率部回駐杭州。

十一月，二次渡江北伐，蔣鼎文任第一師師長，胡宗南仍爲副師長，奉令沿津浦路北進，攻擊蚌埠。直魯軍以白俄駕駛的鐵甲車掩護作戰，往來轟擊，日夜不休，第一師無法佔領陣地。胡宗南揣度地形態勢

，乃命第二團挑選先鋒百餘人，攜帶土工器具，潛入鐵軌旁，車來臥伏；避免轟擊，車去則掘斷軌道，使其進退不得，終將鐵甲車制服，遂於十六日攻克蚌埠。胡宗南因功升任第一軍第廿二師師長。

十二月，他率第廿二師繼續北伐，連克六鋪、土城，佔領徐州飛機場，會同友軍攻克徐州；民國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擊破直魯軍守運河的王棟部，攻克韓莊；四月卅日，會同第三師收復濟南。

五月一日，日軍公然阻撓我軍北伐，在濟南製造衝突；胡宗南奉令於五日夜間率部出城，撤至曲阜整訓待命。

六月五日，北伐軍克復北京；蔣總司令決以政治方法解決東北問題，力主裁軍節餉，從事建設；乃先縮編所統率的第一集團軍，以爲倡導。

胡宗南的廿二師遂於八月下旬，在曲阜縮編爲第一師第二旅，轄三、四兩個團；他爲少將旅長，李鐵軍、梁華盛爲團長。旅部編制僅官佐十三人，他以人才易散而難聚，仍勉力留編餘官佐六十人，月給伙食而已（後來西征軍起，人不足用，師部及各旅均向他求才，他仍然儘量作適才適所的推介；大家才佩服他有遠見）。九月，南移徐州九里山整訓。

十一月十日，蔣主席中正親蒞徐州校閱第一師，胡宗南所統率的第二旅被評譽爲模範旅，所屬第三團受校成績列全國第一。

事後該旅團長以上軍官，均奉命到南京蔣主席官邸謁見，訓練有加。

中原討逆挽回危局

北伐完成後，中央曾有編遣龐大而複雜的軍隊，建立國防軍，以便埋頭建設的方案，頒佈實施。蔣總司令兼領第一集團軍，且已先行倡導遵行。

可是，李宗仁、馮玉祥抗不照辦。民國十八年二月，李宗仁的桂軍首先發難，派兵侵入長沙，驅走省主席魯滌平，一直追到江西；中央電令制止無效，遂有西征之師。

西征之師，分江北、江南兩路。胡宗南率第二旅爲江北路的先頭部隊，由徐州至安慶，三月十二日，沿望江、黃梅、蘄水之線，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前進。

武漢方面，由於負責警備責任的李明瑞師的反正，而迅告崩潰；李宗仁、胡宗鐸、陶鈞等倉皇出走。蔣總司令聞訊，即乘兵艦蒞臨武漢。胡宗南乃於五月二日自黃陂進入武漢，擔任翊衛蔣總司令，警戒武漢的責任。

十月，馮玉祥也在河南叛亂。中央任唐生智爲討逆軍總司令，第一師師長劉峙爲總指揮，率第一、二、三、九、十、十一各師精銳部隊，沿平漢路北上迎戰；胡宗南率第一旅（原第二旅改編，增爲三個團）與馮軍孫良誠部大戰於密縣觀音堂，乘勝追逐至嵩山腳下，向少林寺前進。

此時，唐生智却在汪精衛的誘惑下，與馮玉祥勾結，企圖把中央各師封鎖在豫南山區；他自己率師南

下取武漢根據地。於是胡宗南奉命脫離山區，迅即南撤，鞏固武漢防務。

十二月，唐生智自稱「護黨救國軍總司令」，在鄭州叛變，向駐守豫南的中央軍第九、十一各師進攻。胡宗南再奉命由武漢北上，在新安店下車，向平漢路東側迂迴，攻擊敵後。廿二日起一連十天大風雪，雪深沒膝，寒風侵膚，行軍作戰，備嘗艱苦。

民國十九年一月八日，胡部推進至崇儒砦，據報唐部團長級九人，率殘部聚集砦內。胡宗南乃派軍校五期湘籍連長歐鈞前往，動以黃埔情誼，申說順逆大義；九人感動，願意反正，受胡宗南節制指揮。

另一方面，第一師第二旅徐庭瑤部也攻佔漯河。唐生智的另一部精銳之師，也經戴笠的策動，派人向徐接洽投誠効順。

於是，唐部瓦解，唐生智本人在日本人掩護之下，逃往日本。

二月，在汪精衛改組派的挑撥煽動下，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聯合起來，以「黨統問題」為藉口，動員軍隊，反抗中央。中央勸誠斡旋，均無法化解；遂引發中原大戰。中央軍動員卅萬人，叛軍四十四萬人（閻部十六萬人，馮部廿八萬人）。

五月一日，中央下令討伐，以隴海路為戰場，迎戰馮部東犯之師。胡宗南率部担任正面，與馮軍主力孫良誠激戰，擒僞師長萬選才。但孫部素稱剽悍善戰，迂迴衝擊，勇不可當。十七日，代第一師師長徐庭瑤中彈受傷，胡宗南升任代師長（第三團團長李鐵軍升代第一旅長），率全師勁旅，機動而有効的支援

前線各部。敵軍無法得逞，攻勢受阻；乃挖掘寬、深各三公尺的戰壕，堅守待機。

另一方面，閻錫山爲呼應馮軍的隴海路之戰，也派傅作義等率部襲陷濟南，前鋒進迫兗州。中央第一師奉命北調援魯，僅第五團已登車尙未出發。

馮軍孫良誠部，探知中央第一師已調走，乃即發動總攻，來勢凶猛；中央軍的教導第二師張治中及陳調元部，先後敗潰，全線動搖；孫軍加速前進，距蔣總司令的指揮列車，不及十華里，形勢危殆。胡宗南奉急電回師赴援，當即指揮第五團下車跑步前進，與孫軍大戰於菜油坊。拚鬥數小時，孫軍受挫，探知來援者爲中央第一師，以爲中計，遂即撤退。

東線津浦路方面，傅作義襲攻曲阜之軍，在中央軍陳誠部堅守下，犧牲頗重；而包圍兗州者，又被回援的中央第一師擊潰；乃一併倉皇北退，適大汶河河水暴漲，浮橋沖失，鐵路橋也已炸斷，未及北渡的傅軍，悉被俘繳械。

八月，東線中央軍展開全面反攻，於八月十五日克服濟南，閻軍被徹底擊敗。

九月，西線中央軍開始總反攻，採用大迂迴戰法，自隴海路東南向西北，逐段切斷隴海路。第一師迂迴最遠，由商丘附近，經柘城、鹿邑、淮陽、商水、鄆城、許昌至新鄭密縣附近，截斷馮軍迴回陝西之路，並掩護楊虎城部進襲陝西。十月，馮軍紛紛反正，中原大戰結束。

第一師移駐開封，胡宗南因功實授中將師長，轄第一、二兩旅及一個獨立旅。第一旅李鐵軍，二旅黃

杰，獨立旅彭進之（後丁德隆）。

中原討逆之役，第一師下級幹部死傷頗衆，由於連續戰鬥，不及補充，祇好由士兵逐級提升；復員後急需提高官長素質，培養戰力。胡宗南乃呈准蔣總司令，在開封成立軍官訓練班，遴選有戰功及資質優秀的副排長入班受訓；並令各旅成立軍士連，排練班長。他嘗教諭部屬說：

「戰鬥慘酷之際，一連之中，如有六七人堅持不退，戰局即可穩定。行伍官兵有唯在戰鬥中求出路的心理，每能作堅強表現。所以副排長雖非編制，仍應設置；戰時排長傷亡，即可擇優升代，以爲鼓勵。」

復員後，各地野戰醫院結束，第一師仍有傷兵三百餘人，皆爲晉軍所用達姆彈所傷，成半殘廢（達姆彈能曲折深入，不破裂，傷在內部，多殘而不廢，爲國家撫卹所不及）。胡宗南非常憐憫他們，覺得應當對他們負責，乃命秘書王微，每人攝影裝冊，以留永念。並遂成立第一師半傷殘官兵年會，每年五月開會一次，由師部招待與會傷兵食宿娛樂，發給全年薪餉之半及來回旅費；並且還資助優秀子弟入學（此一年會，持續八年之久，至民國廿七年河南淪陷，交通梗阻後始停止）。

追剿毛共奉命入甘

先是，自民國十七（一九二八）年秋，共匪即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煽動羣衆，在豫鄂皖邊大別山區的新集、七里坪、金家寨一帶，割據地方，進行叛亂。

民國十九年，成立「豫鄂皖蘇區」，並乘民國廿一年「一二八」淞滬戰爭之際，四出竄擾，連陷縣城多處，有衆七萬人；分佈於豫南、鄂東、皖西交界的商城、光山、宣化店、黃安、麻城、羅田、黃山、霍山、六安、霍丘等城鎮與鄉區；而以新集爲政治中心，金家寨爲老巢。

五月，淞滬停戰，中央乃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圍剿大別山區的共匪；胡宗南的第一師隸右路軍爲第三縱隊（第一縱隊徐庭瑤部在北，集結正陽，攻擊霍丘；第二縱隊曾萬鍾部集結合肥，攻擊六安附近淝河東岸匪軍；第三縱隊在南，集結舒城，攻擊霍山，肅清淝河東岸匪軍）。

胡宗南以共匪裹脅羣衆，來去飄忽，欲使進剿順利，必先與羣衆密切聯繫；乃組織「軍民剿匪清鄉協會」，完成準備工作。然後於六月廿五日發動攻擊，至廿八日，連克霍山城、青山鎮、蘇家埠等要地。

爲了徹底肅清匪亂，他以爲：

「以軍隊剿匪，軍隊去則匪又來；若組織民衆使抗匪，則可省軍隊之力。使民衆安居，知有生之樂，自不願從匪，匪乃無所施其技，而匪患潛消矣，此爲根本要圖」。

當即下令祇殺匪首，不殺脅從；使良善民衆早日歸鄉，並從蕪湖運米數萬石，救濟難民；設平民借貸所，無息借貸；組織勞動運輸團、婦女縫洗團、幼年送信隊，月給工資七八元，以濟民衆生活；創設民衆診所，義務診療民衆疾病；更辦災區民衆學校，促使幼童入學；派教師深入各村，乘農閒之暇，灌輸日常生活常識，使共匪無從煽惑；因此，淝河以東秩序，迅告恢復。

八月十二日，第一師奉令調安慶集結，由第廿五路梁冠英部接防；十九日，開豫南羅山待命。舒、霍之間，皆稱「第一師是我們的部隊，我們的胡師長」，人民愛戴懷念之情，往往見諸形色。

豫鄂皖邊區的共匪，經中央四面包剿，大部殲滅，不得不放棄老巢，突圍他竄。十月十一日，徐向前和張國燾率殘匪二萬人，由湖北的廣水、楊家寨之間的王家店，越過平漢鐵路西竄。第一師奉令爲追剿部隊之中路（六十五師劉茂恩部爲右翼，四十四師蕭之楚部爲左翼，五十一師范石生部爲後繼），經鄂北隨棗，轉豫南新野、鄧縣，折回鄂西北鄖陽，鄖西至陝邊漫川關、陝南盤屋、川北大巴山。追擊包抄，斃匪頗衆；並曾在鳳凰嘴、蔡玉窖一帶與匪激戰，擊斃「紅四軍」軍長蔡昇熙。

追剿途中，約八千八百華里，常盤旋羣山之中；居民稀少，不生糧食，入陝境始見馬鈴薯，視爲珍品；而山地高寒，部隊猶著單衣。胡宗南親率雄師，備嘗艱苦。

共匪沿途凍餓，頑抗被殲，絕望逃散者極多，到達川北時，僅剩三四十人，不難徹底盪平。惟川軍田頌堯、鄧錫侯紛電中央，自願負責清剿，拒絕胡軍入川。

中央亦以第一師久戰兵疲，宜予休息整補；加以當時駐防甘肅的楊虎城部，紀律廢弛，包庇稅收，干涉地方行政，蘭州秩序大亂，甘蘭公路土匪大肆活動搶劫，商賈絕迹，郵件不通。各地地方封建勢力，封域自守，大有形成割據離析的趨勢。中央乃下令胡宗南率第一師入甘（楊虎城部同時調回漢中），付予安定甘肅的任務。

經營隴南氣象一新

民國廿二（一九三三）年二月，胡宗南自漢中率師前往甘肅天水。途經紫柏山下，懷念古人張子房與諸葛亮，抱治世之奇才，而能竭誠効忠於元首劉邦、劉備，一切以戡定禍亂，造福人民爲前提，不作個人權利之爭；用能建國安邦，開創功業；再撫察當時黨內情勢，不禁油然而感慨。乃召集部屬官長訓諭說：

「汪精衛自命爲第一流政治家，而不肯與委員長合作，自民國十六年爲共產黨所利用，造成寧漢分裂後，又構煽唐生智、馮玉祥叛變。究其用心，不過爲個人私慾；全不爲國爲民，亦非真正革命，實行主義。充其私心，不幡然悔悟，必至更造成對國家之不利，吾人必須以全力擁護領袖，完成國民革命，或可免於未來之禍患。今過紫柏山下，緬懷張子房、諸葛孔明之功業，彪炳史冊；而其高風亮節，一片真誠，爲國爲民之心，尤爲吾人所當效法，願各同志深識其意」。

師至天水，張國燾、徐向前部共匪，已在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建立根據地（簡稱「通南巴」基地）。

胡宗南乃將所屬三個旅，作適當配置；除以一個團駐蘭州，一個旅駐天水外，其餘主力，分佈碧口、昭化、徽縣、成縣、略陽等地，防匪北竄。

第一師連年剿匪作戰，官兵亟待充實；而西北交通阻塞，補送不易。胡宗南乃呈准設立「中央軍校西北軍官訓練班」於天水西門外玉泉觀，考選部隊作戰有功、行伍士官及地方優秀學生，施以訓練。轄一個

總隊、三個大隊（共辦四期，二期起增設俄文、藏文班，以作籌邊之需）。

兵額方面，胡宗南以爲陝甘人民體弱戀家，多吸鴉片，不宜招補；乃呈准在鄭州成立補充團，委託河南省府招募中原籍新兵，派參謀處長林樹恩爲團長，施以訓練，分批送甘肅補充。所以第一師始終兵員充足，士氣旺盛。

天水地勢爲小型盆地，四境多山，尤以東往陝西的隴坂，險阻難行，常爲盜匪巢穴，行旅戒途，已非一日。胡宗南以派兵駐守，徒資煩費，乃先清剿該地盜匪，然後選用有領導能力與聲望的回民爲「關山交通司令」，在馬鹿鎮設交通站，從此交通暢順無害，郵政也經此以傳達。

隴南各縣，大都爲山陵地區，人民困於鴉片嗜好，村寨殘破，道路傾圮，無力修復。胡宗南除命駐軍協助民間，積極修築，務求整潔外；並勸禁人民吸種鴉片，田地改種五穀，運販鴉片入境者，皆予驅逐。因此，環境民風，煥然改觀。此後，凡經隴南者，每有：「入境即知爲第一師駐地」之說；各友軍從而仿效，甘省風氣大變。

甘肅航空飛行機場，僅有蘭州一處，距天水甚遠，緩急呼應不及。胡宗南乃在天水城郊東校場邊，以兵工力量，修築小型機場；他也每日親臨，參加工作，與士卒同甘苦；僅二月，即告完成。從此，天水東通京滬，西達蘭州，益爲西陲重鎮了。

陝甘連年荒旱，民有出賣子女、拆賣房屋者；當民國廿一年追剿經漢中時，胡宗南曾收容流落乞食的

男女難童廿餘人，至天水再收數十人；他乃命第一師特別黨部集中難童，成立童子軍，給予伙食服裝；加以管理訓練。後來大部份入「中央軍校西北軍官訓練班」受訓爲軍官，其中並有資送中學、大學攻讀畢業者。

甘肅地瘠民貧，文化、教育、建設皆甚落後，自朱紹良主持省政後，銳意改革；新任天水縣長王義訓，向胡宗南自陳願改革陋規十一項。胡宗南嘉許他的志趣，乃於第一師特別黨部中，成立「地方行政設計委員會」，協助地方政府，推行中央政令，移風易俗，並令王微籌辦「隴南印刷所」，改進原由縣黨部主辦的油印「民聲日報」，宣傳政令；派李少陵、顏延康負責改進天水中、小學教育，捐助書籍，並舉辦「隴南小學教師訓練班」，利用暑假期間，集合駐區各縣小學教師三百餘人，在天水訓練一月，延聘專家擔任教授，灌輸新知識，並派飛機自京滬選購教材教具，贈送各校；於是，隴南各縣教育遂有新氣象。

甘肅各地縣政，猶襲滿清舊制，尙無民治氣象。胡宗南以爲政治改革，宜從組織與人才着手；乃建議朱主席紹良同志，在天水設立「隴南地方人員自治訓練班」，訓練縣治人員。當招收青年七十餘人，授以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地方自治法規、縣政研究、民權初步等課程；畢業之前，在縣政府、鄉公所實習一月，然後爲各區縣政府爭相委聘；對改進隴南政治、實施地方自治，獲益良多。

第一師移駐天水後，盜賊絕跡，夜不閉戶；全師紀律嚴明，購辦民間糧秣、土產，皆以現金支付，每月用於全防區者約廿萬元；因此，地方繁榮。但民間風俗，仍沿晚清陋習；胡宗南每思啓發更新之策；乃

於民國廿三年，發起慶祝國曆元旦。風聲所播，各地民衆皆自動組團參加；屆時，不期而集者竟達三萬人，成爲空前的盛舉。

第一師入甘以後，僅以一團進駐蘭州，民國廿二年孫殿英部由山西入侵，胡宗南曾派第四團增援蘭州，事平後調回。朱紹良主席以蘭州軍力薄弱，不足鎮壓反側，乃商請增加兵力。胡宗南乃將鄭州所訓補的補充兵編成一步兵團，將天水的新兵編成二個步兵團，合編成一個西北補充旅（旅長廖昂），增駐蘭州一帶。從此，胡宗南統轄有四旅十二團。

川甘堵截竄匪警戒兩廣異動

盤據川北「通南巴」的共魯張國燾、徐向前部，以內線作戰的戰法，擊退川軍田頌堯部的進攻，發展到民國廿三年夏，已有衆四萬人；川軍乃在劉湘統一指揮之下，六路圍剿，仍因協同不夠而失利。於是，共軍有進犯昭化、廣元之勢。

是年冬，胡宗南奉命率師前往，接替川軍，防守昭、廣，阻匪北竄。乃以丁德隆旅爲主力，另配屬一團兵力，修築工事，儲糧以待。次年元月廿五日，徐匪率陳昌灝、董麻花、張琴秋等悍將，以號稱十萬之衆，傾巢來犯廣元。驅逐匪軍與民衆，冒犯衝突。丁旅以四個團之衆沉着應戰，伺機追襲，激戰七日，擊斃陳昌灝、董麻花。匪以精銳多傷亡，乃知難退去，不但廣元獲得保全，而且也阻遏其北竄之謀。

另一方面，盤據江西的朱毛共軍，被國軍五次圍剿後，突圍西竄，經湘、黔、滇各省迂迴入西康。於是張國燾、徐向前乃放棄「通南巴」，西渡嘉陵江，竄入川西北素稱荒涼夷人居住的茂縣、松潘一帶，企圖與朱毛殘匪會合。

胡宗南奉令率所部四旅十二團之衆入川堵剿。並令他節制第四十九師伍誠仁、第六十師陳沛、中央第一旅鍾松、獨立第卅三旅王耀武等部。

張、徐匪部爲掩護與朱毛會合行動，已先佔領青川要地及摩天嶺天險（卽陰平古道），阻胡軍南下。四月八日，胡軍以三團之衆，攻擊摩天嶺；另以輕裝兩營，乘夜師法鄧艾暗渡陰平的故智，就小道援竹木藤石猿躍揉進，歷半日一夜，突入匪後，呼躍奮擊，匪出不意，遂驚亂潰竄；三團的正面攻擊，也乘勢得手，一舉攻克摩天嶺。青川之匪，遂燒城逃去。胡軍乘勝追擊至平武，壓迫張、徐匪軍退守涪江南岸。

六月，胡宗南至青川、平武，派旅長李文，率第四團爲先頭部隊，入駐松潘，與朱、毛匪軍前鋒遭遇，迎戰於城東白塔山，殺匪數百，匪不支南竄，李部追至鎮江關，扼守岷江大道。

胡宗南至松潘後，對防堵匪軍竄逃，作必要部署。當以第一師第二旅李文部守岷江大道，第一師獨立旅丁德隆部守岷江以西，第六十師陳沛部守漳臘，阻匪經南坪竄甘肅；獨立第卅二旅王耀武部守平武，防匪回竄川北，西北補充旅廖昂部守松潘、毛兒蓋（一個營），而以第一師第一旅李鐵軍部控制松潘東北郊機動使用，第四十九師伍誠仁控制於漳臘、黃勝關之間爲預備隊。

另外，胡宗南鑒於毛兒蓋西北的上下包座，爲通往甘肅、青海的要道，乃建議成都行轅在該處另置重兵，防匪由此北竄，奉復無兵可派。不得已，祇好令西北補充旅抽派第二團的一個營先前往駐守。

朱、毛匪部被阻於鎮江關南，無法越過松潘北進，乃以三千悍卒循草地，猛犯毛兒蓋。守軍營長李日基率部固守，困戰十四日，防地已失三分之二，飲水且盡，仍日夜奮戰，飢疲萬狀，胡宗南派第一師第一旅李鐵軍部前往援救，才得突圍歸來。

匪軍既佔有毛兒蓋，則上下包座關係重要，胡宗南乃急調西北補充旅第二團康莊部全團前往。未及一週，毛匪果然由此北竄。胡宗南再令距離上下包座較近的第四十九師伍誠仁全師赴援，限三日抵達。可是，伍師行軍緩慢，又不設警戒，匪軍乃乘其初至，以夜襲慣技猛攻，伍部大亂；康團也被圍，激戰十六天，傷亡逾三分之一；毛匪乃得竄入甘肅境內。

十月中旬，胡宗南率第一師踰馬嶺嶺，經南坪、西固、禮縣，窮追千餘里，乃奉命停止待命。

入甘之匪，穿越甘境千餘里，各地駐軍自守不暇，而無迎頭堵截之師，所以才能從容竄至陝北，與劉志丹合流。

十一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五屆代表大會，胡宗南當選爲中央監察委員。

民國廿五（一九三六）年夏，兩廣以「抗日救國」爲名，組成「國民革命救國軍」，稱兵入湘，公然叛國。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師的三個旅進駐長沙，爲控制部隊，加以防範。旋以事變和平解決，乃於九月奉

調回駐咸陽、鳳翔一帶。第一師擴編爲第一軍，轄第一、第七十八兩師，補充旅、騎兵團各一；師轄兩旅、旅轄兩團。胡宗南任中將軍兼第一師長，副軍長范漢傑，參謀長於達，第一師副師長李文，七十八師師長丁德隆，補充旅長楊德亮，騎兵團長馬戰文。

共匪竄入陝北後，收繳各縣團隊武器，未及一年，擴充數萬人，奄有陝甘邊境各縣。中央成立「西北剿匪司令部」於西安，胡宗南再奉令率第一軍全軍入甘剿匪，與匪軍連戰於水晶堡、甜水堡、同心城、山城堡各地，戰況激烈，斃匪萬餘，已在環縣一帶形成合圍。而駐固原一帶的東北軍王以哲部，竟與匪通聲氣，洩我軍情，以致七十八師廖旅受到損失。正調整部署間，突接副總司令張學良電令，所有剿匪部隊就地停止；殘匪乃得從容逃遁。

西安事變發生，胡宗南奉何應欽及顧祝同長官之命，統一指揮在甘省的中央部隊（各部隊已先公推擁戴），迅速東開，監視叛軍，並與潼關西進之師，對西安形成大包圍；他並與黃埔同學二百餘人通電討逆，警告張學良、楊虎城，而有助於事變的順利解決。

淞滬三月血戰收容有志青年

民國廿六年四月，胡部奉命東移，除西北補充旅仍駐蘭州外；全軍抵達徐州，兼負津浦、隴海兩線警備任務。

胡宗南辭去兼第一師師長職，由李鐵軍接任。七十八師長丁德隆也調任，由李文升師長。

胡宗南率部自民國廿一年秋入甘，達四年之久，嘗以未能參與「一二八」淞滬及長城之戰爲憾。至徐州後，官兵聞聽日本侵華種種暴行，頗爲憤慨。胡宗南以爲中日終必一戰，而所部連年剿匪，尙無對日作戰的經驗；於是舉辦「軍官短期訓練班」，聘請陸大教官、步校教官多人，担任教導。官兵上自旅長下至軍士，均參加編隊，實施戰術與戰鬥研練，以團對抗的實兵演習，作對日作戰的準備。

「八一三」滬戰既起，胡宗南奉命率第一軍參戰，九月二日以後，全軍投入寶山之戰，在毫無工事掩蔽之下，遭敵軍陸砲與飛機轟炸，苦戰五晝夜，陣亡團長二人。

旋奉命移守楊行至羅店一線，再移劉行，苦戰半月之久，犧牲慘烈。才奉調崑山整補，獲陝西補充兵二千一百人，實力乃漸恢復。

中旬，第一軍擴編爲第十七軍團，胡宗南升任軍團長。十月上旬，再守大場，並增援蘊藻濱，原令守七天。他率殘部與新補之兵，鑑於我軍裝備遠較敵軍爲差，滬上地勢低下多水，工事頗難完固，官兵僅憑血肉之軀，與敵軍搏鬥。幸而所部在徐州經過訓練，比較堅強。於是，他以辛勞而卓越的指揮，與士卒共患難同甘苦的作法，並請求黃杰稅警團的八一迫砲支助，以爲補救。他冒敵軍猛烈砲火，日夜在戰場指揮巡邏從未離去。因此，官兵感奮，竟能堅守四十二天。後來蘇州河之役，雖左右翼友軍已退，而第一軍兩師陣地，仍屹立未動；且尙分兵攔截，阻敵強渡，以待援軍之至。

戰後，白崇禧總指揮向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表示，「桂軍十個師只打一天，只有第一軍能打；該軍兩個師陣地，始終不動。」

上海之戰，他率十六個團，苦戰三月餘，補充數次，營團長以上負傷，前仆後繼，多至一百數十人；連排長幾無倖存者。

十一月十六日，撤至無錫，再補新兵一團，又與緊追而來的敵軍苦戰三晝夜，才阻止了敵軍的前進。廿日，奉命渡江赴揚州整理，再補新兵三團。

十二日南京棄守，他奉命赴滁州佈防，再在白米山擊退來犯敵軍，暫保淮南安全。

當月下旬，奉命西進，乃經壽州、阜陽、固始、潢川、信陽入陝。

先是，胡宗南素來愛護青年，深念陷區青年，絕不願從敵從共，但因交通險阻，亦有報國無路之苦。於是，他乃電邀湖南青年陳大勳等到上海，囑彼等負責組織戰地青年。

民國廿五年他駐軍長沙時，湖南教育廳長朱經農，曾介紹各校有領導才能的優秀青年江國棟、彭書隱等廿餘人給他。抗戰既起，他乃招他們到上海，動員上海、蘇州一帶青年與童子軍，成立「抗日宣傳隊」，展開活動；大軍撤退時，隨軍行動。

在滁州時，又收容當地青年，組織「隨軍服務團」。後來，再在西進途中，收容「徐州中學」教員趙觀濤所率領的四百餘人，以及安徽童子軍教練官徐康民率領的流亡學生五百餘人。

再，陳大勳等在湖南也組織一個二百餘人的「青年服務團」；爲陳和洪同、李芳蘭等率領；在預備第七師師長曹日暉的協助下，開往信陽，與十七軍團會合。

胡宗南特別優容這些青年，讓他們隨軍入陝，成爲次年成立「軍分校」與「戰幹團」的基礎。

鞏固關中培訓幹部

中央令胡宗南率部入陝，是有其深遠打算的。

因爲陝西、甘肅，居川蜀上游，第十戰區部隊皆係新編成者，戰力薄弱，如敵軍自山西竄入關中，共黨居心叵側，乘虛南下，皆足以動搖抗戰基礎。而胡宗南久駐秦隴，各方仰戴，尤爲共黨所畏憚，人地最宜。所以才令他率部移駐關中，固守河防，兼顧晉隴，屏蔽川蜀。

他率第一軍及胡長青、胡受謙兩補充團入陝，組織十七軍團部，辭去第一軍長兼職（由第一師長李鐵軍升任），積極從事整補訓練工作，不但爲十七軍團，而且也爲整個大局，未雨綢繆。

自淞滬抗日戰爭，軍中幹部犧牲極大，他感念抗戰將成爲長期戰爭，必需繼續不斷培育大量軍政幹部，以爲補充。於是，他請准蔣委員長，在西安成立「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先借鳳翔師範爲校址，民國廿七年五月，再移西安以南四十里的王曲。卽先就其攜帶入陝的青年中，選錄千人爲學生，編爲十五期的一總隊；旋再奉命接收康澤在王曲所辦的「特種訓練班」，以及顧希平在終南山麓的「江蘇抗日青年」，編爲

「十五期第二總隊」；同時在冀魯豫等地招錄陷區學生數千名，編為「十五期三、四、五總隊」。

「中央軍校校務委員會」聘他為第七分校主任，顧希平為副主任，曾擴情為政治部主任（後為王超凡），他遂經常駐宿土曲興隆嶺，主持校務。

自滬戰後，軍中無線電通訊人員頗為缺乏，他命曾任無線電管理主任的王微，在鳳翔設班訓練。

共黨自抗戰開始後，在延安成立「抗日大學」，誘惑各地青年前往，受其利用，胡宗南引以為憂；而前隨軍西來的青年，因為體力關係，未能進入七分校者，也應有所安頓；乃商請第十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月撥五千人食糧，再呈奉中央，在西安城前「東北大學」遺址，成立「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第四團」——簡稱「戰幹團」——男女兼收。勸導被誘赴「抗日大學」的青年，入班訓練，走入正途，蔚為國用。後來並訓練地方幹部。凡軍隊政工幹部大多由他們担任。

「戰幹團」請蔣委員長兼任團長，蔣鼎文兼副團長，胡宗南兼教育長，周士冕為副教育長，負責實際任。王大中任政治部主任，教官多為績學知名之士，多為嚮慕胡宗南的德業，自願投効，參加抗戰行動。

另一方面，秦隴既為川蜀屏蔽；而甘、寧、青各省，種族複雜，政情特殊，軍政幹部大多就地取才，殊少接受主義教育的機會。胡宗南乃聯合甘肅省主席朱紹良，呈准在蘭州成立「西北幹部訓練團」，察、綏也納入範圍，一面調訓原有幹部，一面訓練優秀青年，預備各軍政幹部。

該團也請蔣委員長兼團長，朱紹良兼主任，馬鴻逵、馬步芳兼副主任，胡宗南兼教育長，負責實際責任。

（旋薦顧希平繼任爲教育長），盡心規劃，協調各族意見，灌輸主義與政府戰時政策；並以團結愛護邊疆民族爲訓練要點之一。自此，中央教育才遍及於西北軍政幹部。

再，自抗戰以來，失地頗多，敵後游擊，不但可牽制敵軍行動，而且也足以維繫民衆愛國向心。胡宗南爲培養游擊戰術幹部，俾使領導游擊部隊，配合正規軍作戰，乃呈准在西安以南七十里的翠華山太乙官，成立「西北游擊幹部訓練班」，報請蔣委員長兼班主任，白崇禧、徐永昌爲副主任，蔣鼎文爲教育長，胡宗南副之；湯恩伯爲總教官。每期訓練六個月，學員先由豫、陝部隊選送，然後再及綏、察、甘、寧各省（該班共辦十二期，民國卅四年結束，部份官兵，併入第七分校）。

隴海破敵南援信陽

民國廿七年五月，當我第五戰區向西南轉移兵力，準備棄守徐州之際，敵軍第十四師團土肥原部，由河南濮陽，於十四日渡黃河陷我荷澤，我軍損失很大，廿三師師長李必藩殉職。敵軍繼續前進，截斷隴海鐵路。我七十一軍宋希濂、廿七軍桂永清、六十四軍李漢魂等部與敵軍激戰數日；敵軍陸續增援，進迫不已，攻陷蘭封，直指開封。

蔣委員長先於四月廿日親赴鄭州指揮，乃電令胡宗南率第一軍東下增援，配合甫由湖南調來的二百師裝甲戰鬥羣，圍殲敵軍，打通隴海鐵路。

胡宗南令參謀長羅列與二百師副師長邱清泉會商，決定以裝甲部隊，新銳之師，配合大軍，用突擊方式，斷然猛攻。敵出不意，傷亡達六千餘人；被困於三義集、曲興集、陳留口一帶，極爲狼狽。可惜我友軍未能破壞敵軍在黃河貫台架設的浮橋，致使土匪原得安然從浮橋逃去（土匪此役失敗，被解除軍職）。旋因我軍作戰略轉移，撤大軍於平漢路以西；決花園堤防，以水阻敵，敵軍才能脫圍而出。

七月上旬，胡宗南奉令率第一師、卅六、七十八各師移駐汜水、鞏縣、考義鎮集結整訓。

八月下旬，敵軍進犯武漢的最北面的一線，以其第二軍的第三、十、十六等三個師團爲主力，由六安、固始、潢川公路向信陽進攻。我五十九軍張自忠部在潢川、春和鋪一帶力拒強敵。敵不得逞，其第十師團，竟施放毒氣；張部因此傷亡重大，敵軍遂於九月十九日攻陷潢川，繼續西進，直撲信陽。

胡宗南奉命率第一、七十八、四十六等三師增援信陽，阻敵西進。廿一日迎頭痛擊已越羅山西進之敵，斃傷敵軍五千餘人。敵軍受挫，被迫退回羅山。

次日，敵軍第三師團增援，與其第十師團，拚力反攻，胡部各師奮勇迎戰，血戰兩晝夜，雙方傷亡均重。胡部乃撤回信陽原陣地，持久抵抗。

敵軍正面無法得手，却以一部迂迴信陽以南的平漢線上的柳林及其兩側地區，守軍不支退却。胡軍遂奉命向信陽西北山地轉移，掩護西荊公路，爭取外線，敵也不敢再向西進。

十月下旬，武漢棄守，胡宗南乃奉命率部回駐關中。

信羅戰後，六十一師鍾松部隨胡部移駐關中，乃以該師及原駐關中的廿八師、預備第七師編爲第九十軍，以李文爲軍長，守宜川至郿陽的河防；以第八師、廿四師及一九六師編成第七十六軍，以陶峙岳爲軍長，守洛陽至靈寶的河防；一六七師趙錫光部編入第一軍。

至此，第十七軍團的戰鬥序列，有第一、十六、廿七、七十六、九十等五個軍。其中廿七軍、預八師及七十六軍之一九六師仍在豫西，歸第一戰區指揮；關中原有的十六軍歸第十區長官部直接指揮；所以，實際上受胡宗南指揮的爲三軍九師之衆。

先是，胡宗南鑑於長淮地區，人口稠密，人民素質樸實勇毅，向爲兵源所在；當時中共正在該地發展；他顧慮該地兵源，如爲中共所裹脅，將大爲我軍之害；因特設「長淮招募處」，分在河南、蘇北、皖北各地，多方招致青年，分批送達關中。

甘肅自抗戰軍興後，祇有西北補充旅一旅，急需增加兵力，維護後方；朱紹良主席曾商之胡宗南。適民國廿七年冬，軍委會准在陝豫成立十個師，分配胡部四個師。

於是，胡宗南除由「長淮招募處」招募壯丁外，再在陝西多徵兵一萬人；在天水成立四十八師，以羅列爲師長。另以甘肅保安部隊成立一九一師，以楊德亮爲師長；成立預備第七師，以嚴明爲師長；再將五十三師併入，編成四十二軍，以楊德亮爲軍長（一九一師師長由吳允周充任），統歸朱紹良主席就近節制指揮。

「動員指揮」未竟全功

民國廿九年，中央將第十七軍團擴編爲第卅四集團軍，即以胡宗南爲總司令，直轄第一軍陶峙岳、第十六軍董釗、第十九軍李文等三個軍；另外歸胡指揮者爲七十六軍李鐵軍、新十二軍劉元塘及騎三軍；歸胡督訓者四十二軍楊德亮、新七軍曹大中、廿七軍范漢傑、騎兵師馬祿及十九、卅六兩補訓處；集團軍總部仍在小雁塔。總共指揮督訓共九個軍、一個騎兵師、兩個補訓處。權責益重。

六月，曾應山西方面戰況，兩次派軍援晉，廿七軍進入沁水高原太岳山區；九月，連克長治、長子等縣。當時，共軍也在高平、晉城各地，與我中央各軍及第二戰區防守部隊犬牙交錯，每與日寇暗通消息；以致廿七軍在該地處於兩面戒備之下，兩年之久。

民國卅年，第卅四集團軍由第一戰區改隸第八戰區，朱紹良長官對胡宗南一向器重倚畀，所以讓他在關中，放手辦事；他的志業，遂益能恢宏展佈了。

當時，關隴僅有胡宗南的一個集團軍，轄三個軍，而作戰地境，東起陝州，沿黃河西進，北至宜川，長一千一百華里，爲抗日防河戰線；自宜川沿黃龍山北麓經洛川囊形地帶至甘肅的環縣，爲陝北隴東封鎖線，長一千三百華里。而戰區西接河西走廊，南至伏牛山，東西三千里，南北七百里，包括蘭州、西安以及天水、平涼、寶雞等戰略要地。連年來，東邊常有寇警，不得不幾度派軍渡河援晉；北方，則中共狡詐

，必須予以有力的震懾。他以一個集團軍撐持其間，亦感防廣兵單；如不能阻敵兵西犯，如中共南下，關中一有動搖，西北必爲糜爛，動關抗戰成敗。

再者，他感念抗戰以來，民衆並未切實動員協助軍隊；甚至臨危先自逃散，或則難民塞途，妨礙軍事行動，均足影響士氣。如何組訓民衆，協助軍隊抗敵防共，實乃當前迫切要務。於是，他與梁幹喬、蔣堅忍、顧希平、羅澤闓等籌商辦法，呈准朱長官。於二月上旬（新四軍江南事件後）開始組織「動員指揮部」於西安學廉路，朱長官兼總指揮，下設四處及邠洛、商同兩區指揮部。邠洛區指揮部設耀縣，訓練動員封鎖縣以南各縣民衆，梁幹喬任指揮官；商同區指揮部設大荔，訓練動員河防以西各縣民衆，蔣堅忍任指揮官。

邠洛區關山隘口，皆與陝北中共爲界，共軍隨時可以越界滋擾，同時派遣間諜人員，造謠生事，搖惑民衆心理。因此，動員工作非常艱難。梁幹喬苦心壁劃，排除萬難；先訓練沿線保甲長以束伍、盤查、清剿、交通運輸諸法，次及當地壯丁，由北到南，數月之間，成效大著；對中共販運毒品，查緝尤嚴；對地方生產事業，發展尤爲積極。大觸中共的嫉恨，在當地百般破壞，均無成效。乃縱反間於西安、蘭州等後方重地，捏造姓名，製造誹語，控訴梁幹喬，必去之而後快。朱長官不爲所動。當時中共却有黔驢技窮之苦。

六月下旬，陝西省政府改組，兼主席朱紹良，與軍令部西安辦公廳主任熊斌對調。熊於接事之初，對

梁幹喬誤會極深，即以「動員指揮部」妨礙陝政統一，有所煩言。胡宗南幾次向熊解釋此工作的重要性，和梁幹喬的實際成就，熊均不聽。

九月，熊調蔣堅忍爲大荔第三行政督察專員，暗示停止動員訓練之事，如有必需，應以專員名義付諸實施。

十二月十二日，胡宗南準備裁撤動員總指揮部；廿五日，令參謀長盛文向熊建議，邠洛區動員指揮部裁撤後，可否仿照商同區之例，派梁幹喬爲耀縣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熊不允，並堅持動員總指揮部和區指揮部應一律裁撤。因此，極具績效，且使中共深感困擾的陝北民衆動員工作，乃於當年年底結束。

延安共會聞訊，把酒慶祝，並謂「比打一次勝仗更有價值」云。

胡宗南以爲各軍羣集關中，或戍守河防、陝北，或補充訓練，其團長以上軍官，久缺訓練，思想意志，也須灌輸新知，堅其信念；乃於是年十月在王曲成立「卅四集團軍將校訓練班」，每期集訓十五日，共辦兩期。他每天清晨均參加升旗訓話，下午參加各項戰鬥演習。第二期結業典禮時，並請朱紹良長官親臨主持。送別時，朱曾向他說出幾點語重心長的肺腑之言：

1. 黨國前途，決於本集團軍建軍能否成功，在建軍未成之先，應避免一切摩擦。
2. 在政治與軍事上，應有肝膽肺腑之人，應竭力物色。招搖之人，絕不可共患難。
3. 應羅致經濟人才，如無經濟人才，如何辦大事？

4. 竭力儲備本地人才，並予寶貴重視。

5. 應有師友，諄諄缺失。

6. 山西情況如何，不宜輕率派兵過河。因如過河失敗，敵人可以隨之渡河，關中要受影響了。且過河不能消滅敵人，也不能克城池、拔據點。

7. 共黨南下時機，在我河防的失敗；我河防不失敗，他不致南下。

殲盪回番安定後方

爲便於督導第一、第二、第八、第十及蘇、魯、冀、察等戰區軍事，軍委會原設「委員長行營」於天水，後遷西安。民國廿九年裁撤，改設「軍令部西安辦公廳」。民國卅一年，主任熊斌與陝西省兼主席朱紹良對調，朱不克到任；中央乃派胡宗南兼任主任。

當時，關中部隊均歸胡宗南統率或督訓，番號衆多，統轄上也有問題。於是，他曾於民國卅一年一月奉令研究整編爲三個集團軍的人事配當事宜。三月奉核定爲：胡宗南以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卅四集團軍總司令，駐關中，轄第一、十六、九十等三個軍；范漢傑爲第卅八集團軍總司令，駐平涼，轄第三、十七、四十二等三個軍；陶峙岳爲第卅七集團軍總司令，駐三原，轄第卅六、五十七、八十等三個軍。

八月，蔣委員長與夫人蒞西北視察，胡宗南於廿八日迎候於酒泉。當晚，奉指示鞏固邊疆及推動新疆

工作爲要點。並訓示曰：「蘭州爲我國政治中心，張掖爲地理中心，汝等不可視爲邊疆而言辛苦。」

廿九日起至卅一日，隨侍蔣委員長校閱嘉峪關、張掖、武威等地部隊。九月六日，開「西安會議」，蔣委員長親自主持，聽取各戰區各軍師長報告，會餐訓話。十日閉幕。十三日游翠華山。十四日離陝飛渝。當時，軍中實施一人一職，胡宗南乃解除第卅四集團軍總司令兼職（由李延年接任），專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

先是，去年春，甘肅失意軍人劉羽，僭稱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國聯軍總司令」，土豪張黃傑僭稱「西北農民義勇抗日救國集團軍總司令」，聯合河西回匪馬福善、番匪勒巴佛、川北悍匪唐倫，聚衆五、六萬人倡亂隴南，蹂躪廿餘縣，以「甘人治甘，反對徵兵徵糧，殺盡南蠻子」爲號召。地方士紳，也多爲匪張目，相互勾結。地方團隊，及甘省駐軍先後剿辦，均爲所敗。民國卅二年四月中旬，匪主力竄至榆中，企圖規奪屠在榆中的成吉思汗靈柩，西南公路電話中斷數日，蘭州城門晝閉；南門外竟發現「甘人治甘、殺盡南蠻子」標語，情勢相當緊急而混亂。朱紹良乃急電胡宗南另派勁旅進剿。

胡乃抽調担任河防的暫編五十九師盛文部星夜西開；並派第卅八集團軍范漢傑爲隴南剿匪總指揮，盛文爲剿匪前敵總指揮；甘省原駐第三軍暫編十五師、青海騎兵旅等部隊，均歸盛文指揮。

匪寇聽說盛文率部來擊，集中主力於隴南的西和與禮縣之間，以逸待勞。

盛文至天水，作通盤部署，命第三軍的第七、十二、暫編十五師、交警部隊、甘青保安團，分別部署

於天水、成縣、武都、西固、岷縣、臨洮、榆中、靜寧各縣，專任堵擊，防匪流竄。而將自己統率的暫編五十九師，分爲三個縱隊，以林馥團爲右縱隊，由天水、甘谷至武山，向南搜索；溫宗良團爲左縱隊，由天水經成縣、武都，向北搜索；自率盛鐘岳團爲中央縱隊，由天水向禮縣、西和搜索前進。

六月五日，中央縱隊在西和、禮縣之間的馬烏、洮坪、閭井地區，遭遇匪軍，遂起激戰；左右兩縱隊，也趕到圍剿。由於此次進擊，係謀定而後動，所以各方配合良好，激戰至九日，終於將匪軍擊潰，斃傷匪僞官兵六千餘人，俘一萬三千餘人；潰逃北竄者仍約二萬人左右，士氣頹喪。盛軍乘勝追擊於岷縣、隴西之間，又斃傷匪軍千餘人。殘匪在柏林口，得岷河西岸回匪策應，竄回洮西老巢。盛軍追至洮河東岸喇嘛里，時洮北悍匪唐倫三千人，企圖竊據良恭附近的蔣家山頑抗；盛設計誘降，令其隨軍効力；於是，匪軍戰志漸解。

六月廿五日，盛以第三軍的第七師爲右縱隊，暫編五十九師爲左縱隊，渡洮河西進。左縱隊與匪激戰於喇叭山、鬼笑坡等地，生擒僞總司令張英傑、僞總指揮張英魁，擊斃回匪首領馬福善、馬占倉等。再搜索至拉卜楞寺，誘擒僞總司令劉羽。

於是，全部首逆擒殺殆盡，徹底肅清。

朱紹良聞捷報，感謂：「自有剿匪以來，無有如此徹底者。」洮河各縣士紳改康樂縣的線家灘爲蕩寇崖，勒石紀念。

血戰豫西阻敵入陝

民國卅三年四月，敵軍以六個師團、三個獨立旅團、砲兵四個聯隊、工兵六個聯隊及其他特種兵，對我豫中發動攻擊一面渡黃河南下，一面由信陽北上，另一支由商邱西進。因其有新從東北調來的坦克部隊，橫馳中原，我軍限於裝備，抵禦困難；加以備多力分，所以戰況劣勢，鄭州、許昌、臨洮、澠池等要地均已失陷，洛陽被圍，第一戰區撤往盧氏。胡宗南奉命率八戰區四個軍兵力，增援豫西，鞏固潼關，防敵入陝。

五月十一日，胡宗南乃在靈寶、號略鎮之線佈防，以陝州爲前進據點。

廿五日，洛陽淪陷。

卅日，奉令先發制人，進攻陝州，激戰兩日，未能成功。

敵軍爲防我再興攻勢，乃於六月四日，由陝州以戰車六十餘輛，敵軍六七千，於十日攻陷函谷、靈寶，十一日再陷閔鄉。十二日，我十六軍李正先部預三師，以及四十軍馬法五的一部，向敵反擊，敵軍損失甚重；加以我軍在潼關一帶部署嚴密，無隙可乘，敵軍乃於十三日全面退卻。

中央以洛陽已淪陷，乃將關中併入第一戰區，以陳誠接任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與郭寄嶠副之，胡宗南的原第八戰區副長官司司令部也於八月卅一日裁撤。九月，敵軍十五萬人進犯桂林、柳州，情勢緊急。胡

宗南奉令調卅六軍鍾松部率部赴渝，五十七軍劉安祺部空運桂林增援。

民國卅四年一月十二日，胡宗南接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陳誠調軍政部長），統轄四個集團、十六個軍、四十二個師、五個特種兵團。

自上年豫中會戰後，我軍常側擊平漢鐵路各站，敵爲不安，且以爲南陽、襄陽、老河口以及豫西、鄂北山地中，可能有我空軍轟炸東京的基地，同時以爲南陽、襄陽、老河口，當爲我軍儲運物資，裝備軍隊，向其大舉反攻的樞紐。爲了解除此等威脅，乃於是年三月下旬，發動鄂北、豫西之戰。以五個師團、七萬餘人，分向南陽、老河口、襄陽、西峽口進犯。我軍以第五戰區負責南陽東南地區，第一戰區負責豫西南陽西北南召、李青店地區的作戰。

豫西方面的敵軍，由沙河店、舞陽、葉縣、魯山等地向我進犯。其右路廿二日在南召、李青店線上與我第一戰區的新編第八軍胡伯翰部激戰，廿六日襲陷鎮平，並從內鄉西北地區向豫西要地西峽口進攻，前鋒銳利。

胡宗南部署大軍，阻敵西進，先以八十五軍吳紹周部迎戰，於四月四日，誘敵深入重陽店以西的馬鞍橋；當令王仲廉總司令率第卅一集團軍的優勢兵力，設伏以待，激戰竟日，斃敵八百餘，毀戰車三輛，敵軍受創駭退，我遂乘勝恢復重陽店以東地區。

廿八日，另一路敵軍陷我內鄉，以萬人之衆，戰車四十輛，沿宛平公路向淅川進犯。卅日，敵以主力

北上進攻西峽口，四月一日，一部襲佔浙川城。

我八十五軍吳紹周部堅守西峽口，與敵軍激戰數日，退守魁門關及重陽店。敵軍屢次猛攻，均不得逞。胡宗南部署反擊，調第一軍的一六七師與九十一軍嚴明部的六十一師，於五日拂曉，協同伏牛山區的各部隊將西峽口敵軍包圍痛擊，至七日晚，斃敵第一一〇師團長木村經應以下官兵四千餘人，獲大捷。

另一方面，敵軍爲策應西峽口之戰，也於四月上旬以三千餘人，自洛陽西南的洛寧地區的長水鎮轉從北面向西峽口游擊。胡宗南乘機下令九十六軍李興中部與卅八軍張耀明部襲奪長水鎮，並進攻陝縣。

該方面的敵軍，以牙還牙，也以萬人之衆，於五月十六日起，分路進犯我官道口、靈寶，被我四十軍馬法五及九十軍嚴明夾擊，於廿四、五兩日不支潰逃。

敵軍以進攻失敗，同時，尙須抽調兵力，南下進行湘西之戰，遂不得不結束戰事退却而去。但其撤退時過份勉強，又被我軍處處襲擊，損失甚大。

當西峽口戰事正緊張之際，中國國民黨在渝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五月廿二日，胡宗南當選中央監察委員。

鄭州受降晉加上將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九月胡宗南奉命在鄭州接受豫北豫西日軍投降，並以有

力部隊向河北挺進，歸十一戰區指揮，擔任華北地區的接收與防務。

當時，他所指揮的第四集團軍裴昌會部及第卅一集團軍王仲廉部在豫西，卅四集團軍李文部擔任韓城至潼關的河防；卅七集團軍丁德隆部、卅八集團軍范漢謀部佈置於關中及隴東陝北封鎖線上。

他奉令後，即令卅八軍張耀明部由豫西向開封附近挺進；廿七軍王應尊部向鄭州附近挺進，並担任武陟方面的接收與清剿共匪任務；九十軍嚴明部由豫西向洛陽挺進；第卅一集團軍王仲廉則率八十五軍吳紹周部由豫西向黃河北岸的新鄉、汲縣地區挺進，擔任豫北地區的接收與防務。九月中旬，各軍到達指定位置。

九月廿二日上午九時，受降典禮在第一戰區鄭州指揮部大禮堂舉行，日軍代表第十二軍軍長鷹森孝中將、參謀長中山源夫少將、高岸折田、參謀中澤少校、神木少校，及翻譯官六人，向胡宗南投降。典禮完成後，胡宗南發表談話：

「鄭州、洛陽、開封、新鄉日軍到今天才正式接受命令，開始繳械。本戰區當前任務，得以順利完成，甚爲愉快。

回想八年以來，賴我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英明的領導，卓越的指揮，堅定的意志，喚起全國軍民共同奮鬥，出兵出糧出錢，流血流汗，支撐抗戰，擁護國策，和我們同志同胞八年的血戰，乃能換得友邦的同情與援助。尤其美國朋友密切合作，極大的援助之下，乃能得到最大的勝利。

此一勝利，一洗中國歷史上的恥辱，一洗中國地理上的污點，一洗中國人民憤恨不平的心理。

我們對於我們的領袖以及抗戰的軍民，以及我們的友邦，尤其美國朋友，應致最崇高的敬意。今天遙祝領袖萬歲，並祝各位勝利。」

十時四十分率全體官兵及來賓赴廣場升旗。參加觀禮的有王仲廉、李興中、裴昌會、劉茂恩、馬法五、張耀明、高樹勳、吳士恩等軍長以上將領，隴海鐵路局及河南黨政人員等來賓百餘人。

廿五日下午四時，胡宗南乘飛機抵達開封，大雨中驅車入城。由於他於民國十九年任第一師師長時率部駐開封，廿年駐鄭州，廿七年率十七軍團苦戰開封、蘭封之間，紀律嚴明，抗敵剿匪，助民耕稼，大家對他極為崇敬，所以他勝利歸來，都紛紛自動冒雨燃爆竹、擺香案，表示迎接的至誠。

十月三日，他奉令晉加上將銜。

十月七日上午，鷹森孝派其參謀長中山源夫，向他奉獻軍刀。下午三時，他飛離鄭州，返回西安。

抗戰時，他所領導的各軍事訓練機構，如「軍校七分校」、「戰幹團」等，皆奉令結束。

「軍校七分校」於民國廿七年創立，至此已訓練八期（十五至廿二期），畢業正規生一萬五千零一十四人，百分之九十五充軍事幹部。另歷年來兼辦各種班隊卅三單位，畢業學員生一萬二千三百零三名（兩者共三萬七千三百七十七人）。其中，廿三期尚未及畢業者，奉令併入成都軍校。另尚有十九期、廿一期步兵補訓大隊六個，以及代訓的騎、砲、工、通、輜各一大隊，約四千人在校，大部來自淪陷區，乃呈准在七

分校原址，成立「陸軍官校西安督訓處」，仍予訓練完成，就近分發。

部隊方面，勝利後，第一戰區奉令撥出五個師給十一戰區，三個師撥歸第五戰區。所以至民國卅五年四月全國性整編之前，尚統轄軍隊爲四個集團軍（十個軍：廿五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七個特種兵團。）整編以後，軍改爲整編師，師改爲整編旅。原來四個集團軍改編爲十個整編師（廿個整編旅、五十五個步兵團），連同各種特種部隊，總兵力爲廿五萬六千人（共編餘軍文官佐二萬七千五百人）。後來，鄭州綏靖公署成立，奉令撥調卅一集團軍王仲廉部三個師、六個旅及第四集團軍的兩個旅，所以總兵力已不足廿萬人了。

掃蕩豫北解圍晉南

抗戰勝利，政府確定「和平建國方針」，對外以獨自主的決決大國，促進世界和平安全；對內則以建設現代化民主統一、民生樂利的國家爲總目標。而共匪却以政協、和談爲掩護，進行其武力竊奪的詐謀。豫省的黃河兩岸，以及晉南各地，都遭受共軍的大舉襲擊。

豫西方面：共軍有陝洛區韓鈞、伏牛山土共王樹聲、嵩獄區皮定軍等三部，共三萬餘人，分據陝縣、洛陽、登封、嵩縣、禹縣、宜陽、伊川各地區，經常襲擊我軍，皆爲我軍擊退。

日軍投降後，彼等分路向洛陽南北區挺進，企圖先我佔領洛陽城，搶先接收；並阻止我軍東進，俾使

陳毅、劉伯承得以襲佔華中，擴展地盤。

胡宗南洞燭其奸，立令九十軍嚴明及廿七軍王應尊部迅速東進，於八月廿五日入駐洛陽，並於九月八日開始劃定各清剿區，下令沿隴海鐵路附近部隊，以一部封鎖黃河渡口，阻匪南犯；另以有力部隊，迅速佔領要地，向匪軍核心地帶登封、密縣包圍攻擊。十月七日，收復登封，殲匪甚衆。殘匪利用夜暗，化整爲零，向南召方向南竄。

十月廿日奉令「清剿任務，改由第五戰區負責」，豫西清剿工作，告一段落。

豫北方面：共軍劉伯承部五萬人，於九月廿九日襲佔我湯陰縣城，會合魯西楊勇、冀南聶榮臻，於十月初圍攻安陽，截斷平漢鐵路。

胡宗南乃作通盤對策，一面命新編第四路軍孫殿英部反攻湯陰，一面於十月空運七十八師一個團增援安陽城防，再令八十五軍向黃河北岸擴張，收復原武、獲嘉等地；對攻安陽匪軍，取外線包圍監視。

十五日，孫部收復湯陰，續向安陽前進，夾擊匪軍，匪不支退去，安陽解圍。八十五軍也乘勢收復輝縣，完全打通鄭州至安陽的平漢鐵路交通。

可是，匪軍楊勇部仍在淇縣以東，劉伯承的主力集結於山西潞城、長治一帶，隨時仍可再來擾亂。

胡宗南再定分區清剿計劃，以八十五軍、廿七軍、孫殿英部，以及新編第一路軍龐炳勛部爲主力，自十一月五日起攻克修武、武陟、鶴壁、臨漳、觀台等地。

各地匪軍一遇我軍進剿，即逃竄避戰，所以很少聚殲機會。自民國卅五年一月第一次停戰令頒佈，豫北匪軍，遂有喘息整補機會了。

晉南方面，比較複雜。閻錫山曾向胡宗南說明：「山西控制七條鐵路、五個省；而匪軍的力量，晉西北廿萬，晉東南十五萬，如能先解決此一問題，則其餘皆可迎刃而解。」所以，當胡宗南於卅四年十一月赴渝參加復員整軍會議時，即向蔣委員長報告。

抗戰勝利後，中央乃命胡宗南派軍入晉，可是却被閻錫山以糧食困難的理由，予以拒絕。當時，閻已組織「亞洲民族革命同志會」，新編省防軍及各縣保安隊。但根據卅四集團軍李鐵軍，觀察山西軍情，頗令人憂慮。他報告說：

「一、山西新編的省防軍及各縣保安隊，除護路外，並無多大實力。

二、『兵農合一』政策，人民畏服兵役及各種攤派，尚未還鄉；各縣鄉村，大半屬於共匪。

三、官吏人民集中城市，存糧有限；鄉間糧食，又為共匪搜括控制。倘不能打開現狀，三個月後，糧食將成問題。

四、倘中央無五個軍以上兵力援晉，不但長治難保，太原也岌岌可危。」

當民國卅五年六月上旬政府頒佈第二次停戰令後，共匪即準備分從南北兩路侵犯陝、晉，使胡宗南無法兼顧。

南邊一路，由匪中原軍區李先念，率一萬六千人，經湖北的隨、棗，河南的鄧縣，於七月十二日竄抵浙川附近，企圖經荊紫關入陝，建立秦嶺根據地，與陝北之匪共圖關中。

北邊一路，匪軍陳賡以九旅之衆，於七月下旬向晉南發動攻勢，連陷絳縣、聞喜各地，截斷同蒲鐵路。中央令胡宗南派有力部隊入晉，會同晉軍，南北夾擊匪軍。

胡宗南爲確保秦嶺，鞏固關中，乃抽調有力部隊，以高度機動，迅速圍殲犯匪於豫、陝邊境。李匪被我軍截擊，無法得逞，王震再率匪軍一旅增援，也被我阻擊隔絕。激戰至八月廿五日，兩股匪軍傷亡殆盡，李匪率殘部二百人越川陝公路竄入甘肅，王匪率三百人渡涇河，竄往陝北。

晉南方面，以整編第一軍董釗（轄第一師羅列、廿七師王應尊）爲截剿主力。當因晉南政治情況特殊，民心向背可慮；乃與顧希平、王大中、陳建中等研討，取得閻錫山同意，組織「第一戰區晉南政工督導組」，由顧希平負責，隨同前線最高指揮部，負責聯絡地方黨政，強化部隊政工，爭取地方優秀份子，進行情報調查等工作。

匪軍遭我大軍力剿，被我克服聞嘉；除以伏擊、夜襲等慣技，力加掙扎外，並以伏處中條山、稷山山區匪軍三萬人，突出反包圍我軍，戰況激烈，我卅二旅旅長劉釗銘被俘。經第一師羅列趕到反擊，始將其擊潰退去。

八月十七日，胡宗南親赴運城，到已經收復的聞嘉整廿七師部，研討當面匪情及攻略侯馬、曲沃、絳

縣的作戰計劃。以第一師及卅師爲主攻部隊，自十八日起至九月六日，連克侯馬、絳縣、項曲、翼城，進駐臨汾。收復晉南各縣，打通同蒲路的任務，乃告完成。

惟共匪被擊北竄，又向第二戰區的洪洞、趙城、霍縣、靈石進犯，晉軍退守靈石川北，情況再急。胡宗南再奉命揮軍北進。

他於十月三日親抵臨汾，以整九十師爲主攻，沿同蒲路北進，整一師及廿四師各一個旅爲助攻，沿鐵路左側併列前進，卅師任右側掩護，連克蘇堡、洪洞、趙城、霍縣。廿一日與晉軍南進之師卅四軍，會師於南關鎮；殘匪渡過汾河，向晉西逃去。廿九日，奉令停止追剿，晉南之役，乃告結束。

晉南之役，自八月上旬至十月廿一日，共歷二月又十六日，共斃匪旅團長以下二萬六千餘人，俘匪千人，收復失地五萬二千二百方公里，縣城八。

然晉省之匪，圍攻大同約六萬人，太原三萬人，正太鐵路一萬九千人，同蒲路沿線四萬一千人，共約十六萬人。胡軍一撤，未及三月，晉南晉西各地，又復糜爛了。

攻克延安屏障川北

先是，胡宗南以共匪志在竊國，大患方深，延安爲其發號施令的巢穴，所以他曾於卅五年五月，擬定「攻略延安作戰計劃」，向中央建議對共匪作犁庭掃穴的軍事行動。可是，當時美國特使馬歇爾正沉迷於

調處國共糾紛，中央顧念國際形勢，未能採納。等到是年十月，共匪乘胡軍支援晉南之際，襲犯榆林（該戰役也經胡部空援解圍），胡宗南以爲進攻延安，機不可失，過此廿日，則天寒地凍，事不可能了。雖經他赴京力請，也無結果。

卅六年二月十八日，胡宗南進京晉謁蔣主席，申說進攻延安極有把握的因素與條件，並請空軍支援，獲准同意。

三月十四日，此一震驚中外，掃穴犁庭的行動開始了。

當時匪軍防守延安的，有野戰部隊正規師二（每師九團），騎兵師一，另有四個警衛旅，兩個教導旅，共約七萬人；另有民兵九萬人，總共十六萬人。自延安外圍向南延伸至與國軍對峙的封鎖線，編成大縱深的防禦體系，尤以大小勞山和松樹嶺之間地區，特別利用日俘，構築永久地下工事，成爲堅強據點。

我軍係以五個整編師及一個機械化部隊（約八萬四千人）編成左右兩軍，右兵團以整編第一軍長董釗，率整一師羅列、整廿七師王應尊、整九十師陳武等七旅之衆，由宜川以北的平路堡、龍泉鎮地區，經金盆灣、孫家砭、張家橋至延安大道，攻擊前進。左路軍以整廿九軍長劉戡率整卅六師鍾松、整十七師何文鼎、整卅六師等四旅之衆，經洛川至延安公路，攻擊前進。另以整卅六師副師長顧錫九率八個團之衆，於左右兩軍攻擊前二日，從隴東向延安以西的保安佯攻，以分散匪軍的注意；另以整七十六師爲戰區總預備隊。

陝北延安一帶地形複雜，地勢高，山崗重疊，多矮樹林，道路稀少，僅洛川到延安有公路，勉可通車；其餘羊腸小道，不利大軍行動。有些斷崖地，深溝縱橫，遠看有如平地，但實際有數十丈深溝，無法通過，斜坡急而陡，驟馬上下，極不方便，交通補給，頗爲困難。

進攻的前一日，空軍九十四架飛機，分自上海、徐州、西安，分批轟炸延安附近匪軍陣地，破壞其交通通訊，監視黃河渡口，防阻晉西匪軍西渡增援。

進攻開始，各師長官，親臨第一線指揮，鼓作士氣，爭先赴敵。同時，爲了克服地形險阻的困難，以迅速的行動，配合大軍，一舉破敵，還機動使用兵力，分別以營連爲單位，編組突擊隊，越野迂迴，鑽隙急進，奇襲敵軍後方，使其防不勝防。血戰五日，右路軍於十九日上午八時，首先攻入延安市區。十時，左路軍也攻克卅里舖，與右路軍會師。共斃傷匪官兵一萬六千人，俘獲九千六百廿五人。獲空前大勝。

匪酋毛澤東以下倉惶逃去，所吸茄立克香烟及閱看圈點的書籍，均未及收拾。而匪的邯鄲電台，也承認延安失守。

蔣主席得到捷報，特致電胡宗南云：

「延安如期收復，爲黨爲國雪廿一年之恥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報之也。時閱捷報，無任欽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傷者，應速詳報。」

至於延安秩序，應速圖恢復，特別注重其原有殘餘及來歸民衆，與俘虜之組訓慰藉，能使之對共匪壓

迫欺騙之禽獸行爲，盡情暴露與徹底覺悟。

十日後，中外記者必來延安參觀，屆時使之有所表現，總使共匪往日在延安之虛偽宣傳，完全暴露也。最好對其所有制度、地方組織，暫維其舊；而使就地民衆能自動革除。故於民衆之救護與領導，必須盡其全力；俾其領略中央實爲其解放之救星也。」

三月廿五日後，繼續向北掃蕩，迄五月，先後攻克安塞、延川、安定、清澗、綏德各縣，並打通延安至榆林公路。

宜川敗鞞涇渭決勝

民國卅六年六月中央以抗戰早已結束，明令裁撤各戰區，而在戡亂地區酌設綏靖公署；於是，第一戰區奉令改爲「西安綏靖公署」，任胡宗南爲主任，裴昌會爲副主任。

當時，毛澤東尚在綏德以西周家釜附近；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王震、賀龍也皆在陝，多方襲擾我軍；並且暗集重兵，準備再與我決戰。

胡宗南感念陝北之匪，時作磨旋避戰，一時未易肅清，而我補給艱困，疲耗日增。況東方一有警耗，每向關中調兵。是以我兵日黜，匪勢日增，勢將結束無期。乃於六月十四日電呈蔣中正主席准予另編新軍。

胡宗南的電文說：

「竊思兩年來國內形勢日益惡劣，國軍於整編之餘，力量銳減；而匪軍則到處裹脅丁壯，又受俄方支援，兵力日增，致當前我軍幾均處於劣勢，危機之深，甚於抗戰。裁軍固在休養國力，但匪患不除，無以建設，民生疾苦，終無已時，且將陷於絕境。爲安定國本，消除匪患，擬請於萬分困難中，另編新軍以應此艱鉅任務，而免匪勢再予蔓延。」

此議未及實施，而陝北匪軍利用我軍戰線太長，兵力分散，多次進犯，時而渡河而南，威脅潼關；我又須北杜奸謀，東顧豫、晉，首尾難顧，疲於奔命。胡宗南乃於卅六年十二月決定放棄綏德、清澗、瓦壩堡各據點，而固守北窰坪、甘谷驛、延長之線。

民國卅七年一月，中原情勢緊急，胡宗南遵命調遣整一軍長董釗率整一、整卅六、整七十六三個精銳之師，東出援豫；尙留供關中指揮運用的精兵，僅存整十七、整廿七、整九十等三個師，及八十四旅、新一旅等部隊。

匪軍乘機於我東出之師甫抵陝州之際，彭德懷卽糾集六個縱隊、一個騎兵師、兩個警衛旅，共約八萬之衆；以一部監視延安，主力於二月廿三日圍攻宜川。

宜川守軍一個旅，衆寡懸殊，立電告急。胡宗南以宜、洛爲關中屏障，乃調整廿九軍長劉戡，率整廿七師、九十兩師由洛川赴援。

劉戡以臨真、金盆灣爲複雜山區，道路困難，車輛炮兵，難以通過，乃沿洛川至宜川的公路及其兩側前進。匪軍即以圍點打援的慣技，以極優勢兵力（又增加賀龍兩個旅），將我軍圍困於瓦子衛附近山地。當時連日冥晦、朔風怒號、天降大雪，空軍無法助戰，而我也另無可援的勁旅，血戰至三月一日，我軍傷亡殆盡，劉戡、嚴明自殺成仁。嚴明於成仁前，尙發最後一電致胡宗南云：

「局勢甚急，自團長以上，決心成仁以報鈞座，以報總裁，職嚴明……」

宜川遂告陷共。共軍乘勝南下，進犯白水、洛川、銅川，威脅西安。胡宗南以關中空虛，一面急調回東出的整一軍三個師，於涇河北岸迎擊匪軍，一面令孤懸敵後的整十七師，放棄延安，兼程南下，牽制敵軍，一面呈請中央由山東抽調整六十五師兩個旅空運西安，準備在西安以北聚殲匪軍。

彭德懷見西安正面已有戒備，乃西渡涇河，向西安西南方的武功、寶鷄迂迴進犯。

胡宗南揣知共軍企圖，決定以高度機動，與匪軍決戰於涇渭河谷之間。並商請蘭州綏署派八十二軍馬繼援部向南圍剿，空軍則偵炸南犯之匪，掩護我軍集中。

共軍自四月廿二日陷我鳳翔，廿七日陷寶鷄後，即被我各軍反擊包圍到處亂竄，血戰十七日，斃傷二萬七千人，被俘三千八百人；以前鹵獲我整廿九軍的重武器，又被我奪回，被迫分路逃回陝北。我軍也陣亡師長一人，傷亡官兵九千餘人，一場力戰，西安復告安定。

自宜川陷匪，嚴明發出最後一電，以迄寶鷄失陷，旅長徐保成仁，胡宗南悲憤萬分，眠食難安，曾在

他辦公桌上大書「痛心何極」。

涇渭河谷決戰獲勝後，也連續在大荔、臨汾、運城等地給匪重大打擊；但大局逆轉，局部勝利，已無法挽回全面局勢了。

撤守西安屏障川北

民國卅八年元月，胡宗南自南京返陝後，即着手部署西安城防，並派盛文爲漢中指揮所主任，作大軍轉進漢中的準備。

廿一日，蔣中正總統引退回奉化，曾有告別電文給他，電文云：

「西安綏署胡主任，中馬日文告，想已達覽，中即於本日離京回籍，冀促成和平。惟念與兄患難與共，肝膽相照。茲當離別，曷勝馳念。尙祈爲國珍重，努力勿渝，以竟救國衛民之功。特致拳拳，不勝依依。」

廿二日，再接奉 蔣中正總統於引退前一日的手函，指示他今後的作法云：

「宗南主任弟勛鑒：近日政局，即有變動，但陝省重要，一切工作皆應照常進行，而且比以前更應積極準備，作死中求生之奮鬥。」

關於增加弟之番號，已指定兩個軍及另配四個師，似已足用，武器亦已指配。望能於三個月之內補充

完畢也。

今後主力應置於漢中附近，對四川關係，特別密切。將來應受重慶張主任之指揮；則公私皆宜。尤其在川中鄰接各地人民，應多加功夫，切實撫慰，軍風紀必須特別優良；以期軍譽提高，人民仰賴也。

中不論在何地何時，對弟部一切，必如在京時無異，不必以此自餒。只要吾人能自立自助，不屈不撓，百折不回，則最後勝利未有不屬於我也。餘不百一，順頌戎安。」

可惜，此項增兵兩個軍並另配四個師以及增撥武器的計劃，因為李宗仁的與匪議和，而未能順利實現。

當時，關中受他指揮的部隊，有第一、三、十七、廿七、卅八、五十七、六十五、七十六、九十、九十八等十個軍（即原來的整編師）和騎兵第二旅、陝西保安旅，番號雖多，兵額缺少甚多；已補新兵者，也因長期作戰，未能完成訓練，戰力遠非昔比。

四月廿一日國共和談破裂，共匪渡江，南京也很快棄守。

五月十二日，陝北匪軍彭德懷，率兩個兵團南犯；當時，我可機動使用的兵力，僅約五萬人，而隴東友軍，又向涇川、平涼後撤，勢難以死守西安方式，作孤注一擲。胡宗南乃與蘭州綏署商決，以一部控制於西安、秦嶺之間，主力撤至寶雞，誘匪深入，然後決戰殲滅的戰法。報奉國防部核准後，乃於五月十八日撤離西安，遷至漢中。

匪軍果然沿涇渭河谷及西蘭公路大舉西進。胡宗南乃協調蘭州綏署、天水行轅，各出大軍，夾擊匪軍於涇河平原。盛文部亦克武功，進駐武家坡，準備進攻西安城。但因隴東騎兵及寧夏兵團攻勢頓挫，需要調整部署，各方行動，難以配合一致，以致誘敵聚殲，收復西安的計劃，功敗垂成。

於是，胡軍乃迅速轉移，以有力部隊沿秦嶺佔領陣地，而置重點於漢水河谷，及川陝公路兩側；並經營隴南各縣，屏障川北，以鞏固西南反共基地。

八月八日，中央發表胡宗南兼任「川陝甘邊區綏靖公署主任」。九月，乃設綏靖公署於四川綿陽，以便此後接收新兵與糧秣供應。

千里勤王義無反顧

我中央政府於民國卅八年十月十三日遷重慶，匪軍已分路犯川。

九月廿七日，西南長官公署派羅廣文、趙秀昆、皮宗敢到漢中，商定「以三個師到成都附近，兩個師在青川、平武佈防，設指揮所於碧口，並於十月十三日到達成都附近。」忽奉國防部電令：「秦嶺守軍，須待大雪封凍後，方能撤離」。而是年天候較暖，並無冰雪，於是，撤兵趕赴成都附近之事，擱置難行。十九日，胡宗南據報四川投機政客、將領劉文輝、鄧錫侯等十三人換帖拜把，醞釀投共，憂慮川局，乃於十月三日飛赴臺灣，晉謁蔣總裁，報告，奉諭速運一個師至西昌。

十日，決定第一師袁書田部空運西昌，迄十九日，實際到達者，僅朱光祖團一部約七百餘人，其餘未及運達。

十一月十三日，川黔戰局日趨嚴重，東路匪軍已攻佔彭水，南路匪軍也攻佔貴陽市郊的圖雲關。蔣總裁應各方面的請求，於十四日前赴重慶坐鎮。

十九日，胡宗南奉令第一軍車運重慶，第三軍開新津。

他深知總裁坐鎮重慶，掩護政府人員物資後撤，決不輕易離去，頗爲憂慮。當夜即下令第一軍於次晨即由廣元逐次東運重慶，電令陳軍長有謂：「勤王之師，義無反顧。」同時電請另派卡車八百輛，加運第三軍至渝，協助第一軍作戰。

第一軍兩個師運渝車輛，原商定由重慶、成都各撥一百輛，日夜川流趕運。但實際前往執行運輸任務者，僅大小雜車六十輛，雖於廿二日由廣元運出，但半數中途損壞停駛，部份官兵，仍須步行。另外申請八百輛，趕運第三軍，也毫無着落。

廿六日，當第一軍先頭部隊一六七師五〇一團到達重慶之時，羅廣文已放棄南川，匪軍已陷綦江，直迫重慶。一六七師遂立即投入戰鬪，扼守海棠溪、北溫泉、南溫泉各地。在匪人海衝擊下，力戰不懈，將匪驅退，並俘匪四百餘人。據供稱：「自入川以來，從未遭如此堅強戰鬪，不愧爲第一軍。」

七十八師自廿六日起也逐次到達，由於車輛破損，司機刁難，部份徒步前進，至廿八日仍未能到齊。

當時長江南岸已成真空，乃扼守江津以西江岸、海棠溪北岸、白市驛機場等地。經過一番苦戰，擊退犯匪。

可是，宋希濂兵團已經江津西去，羅廣文兵團非降即散，楊森的廿軍奉令自嘉陵北行，第二軍孤軍奮鬥，雖能屢次擊退犯匪，但也無法挽回頹勢。卅日六時，匪軍已在江津以西渡江，永川情況不明，第一軍乃奉令速向璧山撤退。

當時，七十八師正與渡江的匪軍激戰中，匪知我軍撤退乘機急進，陣地陷於犬牙交錯之勢。入夜，我軍始獲撤離，損失甚大。

嗣再向銅梁、潼南、遂寧後退。其時，車輛、騾馬、難民、散兵沿途擁塞，友軍皆走。第一軍陳軍長沿途設站聯絡收容。此役，一六七師師長趙仁陣亡，代師長曾祥廷負傷，團長陣亡一人，營、連、排長死傷十之六七。匪軍傷亡較我爲重，終以匪勢強大，有增無已；而我軍政不能配合，地方政府早已解體，車輛輒敗不能乘用，糧秣尙須自籌，孤軍苦撐，僅能不負夙志而已。

第三軍因無車輛，徒步前進，卅日聞重慶陷匪，乃改往成都。

坐鎮西昌敗而不餒

先是，當彭水陷匪之時，國防部曾電令胡宗南，於十日之內，轉進成都平原。

他乃部署大軍後撤事宜，準備集中十六個師，在成都平原與匪決戰。他自己於卅日趕往成都，隨侍蔣總裁。綏靖公署人員，則於十二月一日，到達成都。

彭德懷匪軍探知我軍有南撤之說，以優勢兵力向我扼守秦嶺、掩護友軍撤退的卅八軍圍擊，軍長李振西下落不明。其餘各軍，且戰且走，一部向閬中南部、三臺附近集結，一部到達綿陽，迅即開赴樂山、內江作戰。

六日，駐瀘縣、宜賓之間的七十二軍郭汝瑰投匪，匪益西向突進，栗山危急。剛抵成都的第三軍，立派三三五師前往增援。

第三軍主力抵達成都後，即擔任城防，軍長盛文兼任成都防衛總司令。但劉文輝、鄧錫侯輩已與共匪勾結，各擁武力，有密謀劫持蔣總裁、以成都獻匪的計劃。

九日，昆明發生事變，中央飛機及人員被扣；十日，盧漢致電劉文輝，叫他會同四川將領扣留蔣總裁，向共匪戴罪圖功。

事機緊急，胡宗南與楊森、王纘緒、蕭毅肅等奉召晉謁蔣總裁，大家一致請求蔣總裁儘速離蓉返臺。蔣總裁於下午二時起程，臨行單獨與胡宗南談話三次，對大軍轉進西昌事，多所指示。

十三日，胡宗南復臺北湯恩伯電，說出當時他的處境云：

「……彭（德懷）匪已過寧羌，向廣元進迫，林（彪）匪已向遂寧、三臺前進，劉（伯誠）匪由內江

、資陽、榮縣、樂山前進；劉（文輝）、鄧（錫侯）叛亂，擁兵於成都、灌縣附近，伺我側背，友軍皆潰散，不能收拾。我兵力分散於六百里外，成一字長蛇陣，兄何以教我？」

態勢如此，基於無法集中兵力，作戰略運用；而部份南下之師，又在各地遭受優勢中共兵力的壓迫截擊，殘疲不堪。因此，在成都與匪決戰之策，已不可行。而有撤往西昌，再圖後舉的行動。

可是，瀘州、宜賓、邛崃、樂山、雅安等地，都已被叛軍劉文輝、郭汝瑰及匪軍劉伯誠佔領，致使我軍西進無路，陷於四面包圍。

先是，十二月八日，中央下令改組「西南長官公署」，以顧祝同總長爲長官，胡宗南爲副長官兼參謀長，撤銷「西安綏靖公署」（陝甘川邊區綏靖主任，由楊森代理）。

廿二日，成都情況危急，中央派飛機十九架撤運西南長官公署人員，胡宗南決遵照蔣總裁指示，命令各軍沿岷江兩岸，經敘瀘地區南下，先進入大涼山區，再向西昌前進。廿三日清晨，胡宗南在空軍司令徐煥昇再三催促之下，含淚登機，因爲天氣關係，降落海南島。

次日，臺灣有專機一架，搭載胡宗南的幾位好友，前往海南，與他見面。其中一位認爲胡宗南的個人前途已經完了，勸他從今以後不必管事，最好是隱遁海外，自己認輸。

他聽了以後，悲痛感慨，等彼等離去以後，思慮再三，終於將他的處境與抱負，寫封長信，給那位好友：

「：（上略）：弟自成都轉移指揮於西昌，因匪之十、十一、十二及劉文輝、鄧錫侯等叛軍，已在洪雅、雅安、浦江、邛崃、大邑、崇慶之線；匪之第十六、十七、十八各軍已在仁壽、簡陽之線；林彪所部兩軍，亦已到達某某一帶；而彭德懷所部已向廣漢進迫。」

「內線作戰，乘敵分進合擊之時，而先擊滅其一股，事實上已不可能。集中所有力量，固守成都，作背城借一之舉，結果必致全軍消滅。（下略）」

「弟有鑒於此，反對在成都附近決戰，反對在現態勢下作背城借一之舉；在利害轉變、環境未定之前，在我軍力量還沒有十分損失之前，脫離內線，轉移外線，有計劃、有目標，分散部隊，放棄成都，脫離包圍，變不利態勢為有利態勢，變被動為主動。預算不久將來，此力量將全部到達某一地區；而重整軍容，造成奇局，決非決戰以遂逃跑潰敗者所可比擬者也。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此一切變動之時，是否另有問題，則又非今日所敢斷定者也。」

「故在今日，弟還不認輸，此種決策，非有大膽、大勇者不敢為；非有如失敗寧受軍法審判的胸襟不肯為；非有受千萬人的唾罵、歷史上的斥責而未嘗動心的氣概者，不能為。成敗利鈍，是非罪惡，只好付諸未來的戰局。」

「因兄期許之厚，相愛之深，故敢以內心之言，作他山友聲之報。夜深人靜，細雨在飛、海風在嘯，俯仰古今戰場，眷眷江山時代，真不知感慨之何從也。……」

三天之後，他奉到蔣總裁的親筆手諭，於是於民國卅八年的除夕，乘機飛往西昌坐鎮，作挽回局勢的最後努力了。

奉命返臺暫息仔肩

西昌方面，原由西昌警備總司令賀國光將軍負責，惟所駐軍隊爲劉文輝的女婿伍培英師，伍培英陸軍大學第十期畢業，學識能力都不錯，但是因爲與劉文輝的特殊關係，一切惟劉文輝之命是從。

自胡宗南部第一師第二團朱光祖的一部七百餘人空運西昌後，伍培英師因受劉文輝指示，即採取敵對態度。劉文輝叛跡昭彰，朱團奉賀國光總司令之命，先發制人，於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夜襲伍師，將其一舉擊潰，逃往禮州，經瀘沽、冕寧轉往雅安，西昌才得切實爲國軍所控制。

胡宗南於伍培英部敗退遠離西昌後，抵達西昌，卅九年元月二日，參謀長羅列率幕僚人員陸續前往，開展工作。

當時，各軍突圍西進者，大部被共軍圍攻犧牲；其已突出西進者，又遭劉文輝叛軍襲擊，困疲萬狀，行動遲緩，電訊不通。三十九年元月四日以後，始陸續有電訊向西昌胡宗南長官報告。

1. 三三五師王伯驊團擊破伍培英師到達富林。

2. 宋希濂部一二四軍長顧葆裕率殘部二千人，自滇邊越金沙江至寧南。

3. 廿七軍長劉孟廉率七百人至西昌錫蓋梁。

4. 突擊總隊樊廷璜，率千人突圍至松潘。

5. 卅八軍五十五師團長張天翔率數百人，與突擊總隊陶慶林、豫省部隊長田中田數百人，也至松潘附近，並沿小金沙江南下，收復康定。

6. 六十九軍長胡長青率一千四百人，由邛峽突圍，到達富林，與王伯驊團會合。

以上各部，共約萬人，胡宗南除派人與取聯絡，或以飛機空投補給品外，並發表胡長青兼第五兵團司令官，朱光祖爲第一師長，陶慶林爲一三五師長，田中田爲三一七師長，王伯驊爲三三五師長，資送黃金糧秣，整訓備戰。

另外，並安撫當地夷人，組織自衛團隊，設立「西南幹部訓練班」，調訓各軍幹部，調和漢夷智能；購屯糧食於昭覺、大涼山、西昌、鹽源等地；一面購買騾馬，成立運輸隊；並擬成立「經濟委員會」，延攬有力份子，鞏固內部。

一月下旬，蔣總裁派其長子經國先生自臺北飛西昌視察，並手諭胡宗南，詢問由臺灣空運軍火至西昌的可行性，並謂：「如匪攻臺灣，我決與臺灣共存亡，而絕不出國。」

胡宗南則復呈：「此間情勢至爲艱危，但如能在二月十五日以前，空運一個師之武器、彈藥到西昌，則大陸據點，西昌尙有可爲。」

於是，自二月八日至三月廿三日，自臺北空運西昌武器彈藥七次（四十架次），尚不足三分之一；而匪軍已向西昌地區猛烈進犯了。

匪軍以十萬之衆，圍攻西昌，我軍傷亡頗大，尙苦戰不屈。蔣總裁深知我軍新集，戰力未復，衆寡懸殊，孤立無援，乃於三月廿六日派飛機二架，接胡宗南與賀國光等離去。並命胡迅將任務交一高級將領，先赴海口待命。

胡宗南仍擬候胡長青來西昌，交代清楚後，再行離去。

可是，匪軍距離西昌僅一日行程，飛機不能久待，而胡長青能否於一日之內趕到，也無把握。

他却毅然而鎮定的取出他十年來的日記，託趙龍文先帶回去，暗示以西昌爲死所之意。

最後，由羅列慷慨陳詞，願以參謀長的高級將領身分，留下收拾殘局；大家再以不可違抗蔣總裁命令和期望力勸，他才同意離去。

廿七日清晨，抵達海口設指揮所，再遭土共襲擊，空軍準備撤離，而中央已於廿七日裁撤「西昌長官公署」，調他爲總統府戰略顧問，他乃於四月四日飛抵臺灣。

他自卅八年秦嶺失守，成都突圍，西昌經營，半年之久，身處危慮勞頓之中，精力疲耗，眠食難安；至此，才得稍事息肩。於是，他於臺北公事粗了後，在花蓮海濱租賃一屋，居住休養。

遭受彈劾俯仰無愧

當胡宗南竭忠盡瘁之際，却有李夢彪等少數監察委員，對他提出彈劾，報章喧騰，聳人聽聞。友人輩非常爲他不平，都認爲：

「當日大陸上有許多貪官污吏，多少破壞統一，製造叛亂，出賣國家的人物，都沒有人去對他們提出彈劾，何獨對一位始終與匪作殊死戰，奮鬥到底，最後還掩護政府安全撤退到臺灣來的忠堅人物，加以無情的抨擊？」

於是，有人主張招待記者，有人主張提出反擊，或者聯名向蔣公上書，辨明是非。

可是，他都不贊同，他表示：

「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我願意接受國法的任何裁決，對於社會的責難，願作自我反省的依據。事實真相總有大白的一天，不用我去答辯，目下，我們不必和人家爭論長短，打筆墨官司。我只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對任何毀謗或責難，我既不生氣，也不介懷。」

事實勝於雄辯，當彈劾胡宗南案的全文在報章發表，行政院發交國防部審辦後，激起立法委員江一平等一百零八人，仗義直言的上書先總統 蔣公介石及行政院，對胡宗南的苦心孤詣、忠黨愛國、衛護領袖的實情，多所陳述：

「……胡氏以孤軍四應，轉戰數省，仍遵命令，扼守陝南。原擬加以整編，即順江南下，直搗武漢荆宜，予匪以心臟打擊；使此策果行，則勝敗之數，仍未可知。」

「乃因華中棄守，匪氣四溢，川湘各省，迭喪名城，川滇將領，復多携貳。彼時鈞座親蒞成渝，力謀挽救，政府遂有調胡部援川之令。」

「胡氏忠國忠黨，是具天性，擁護領袖，尤出至誠；此時遂不得不移江漢之師，赴成渝之急。明知大軍轉進山區，不易爭取時效；但以搶救政府，護衛總裁，均爲大義所在，不敢不投箸而興。」

「此一時期，胡氏因愛護政府，效忠領袖，放棄成謀，移師入蜀，凜凜大義，甘蹈危機。律以郭汾陽、渾瑊之尊重朝廷，岳忠武、吳玠之倡導忠義，其心其志，未可以成敗之迹論之。」

「溯自東北淪陷，平津告急，公卿將帥，相率言和，貪懦之徒，更多變節，以致人民惶惑，戰士躊躇。傳作義之卸甲，卽其時也。迨華中不守，湘贛隨之；政府再遷，川滇迭變；其間失地喪師，叛國降匪者，何可勝數？在全國鼎沸之日，獨以數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則責以制勝出奇，全師保地，揆之情勢，寧有可能？」

「至胡氏內撫戎行，外應強敵，忠貞之志，百折不撓。所部備歷艱危，輾轉奮鬪，軍師團長傷亡至數十員。迄今參加游擊者，尙有參謀長羅列等多人。是其忠誠感召，故能衆志同心，勁草疾風，時窮節見，雖無顯績之呈，已收默化之效。其崇尚武德，發揚軍魂，求之當今，洵爲碩果……」

國防部軍法處接奉彈劾案後，展開調查，傳詢胡宗南部在臺將領及陝甘有關官紳後，證明李夢彪等所指責，均與事實相反，遂予不起訴處分。其後「懲戒委員會」也以他由西安撤退至西昌，歷經戰鬪，並未措置乖方，應免議處。

監察院的許多委員，也都明白事實真相。

此事終告明白，胡宗南並未受到損失，反而使人對他有了更深一層瞭解。

游擊浙海再接再厲

先是共黨渡江，政府棄守京滬以後，江浙的反共志士，不斷在浙東、蘇南沿海一帶，組織游擊隊，從事反共活動。民國卅九年國軍自舟山羣島撤離，游擊志士，再隨國軍撤至浙江東南海上，北起海山，南至北麂、洞頭各島，共有六支，十四個縱隊番號（有係大陸原有番號，有係國防部新頒），二萬三千餘人。各部隊戰力強弱不均，不相統屬，而大部份駐留大陳及披山島。

大陳海域北起南田，南至沙堤附近，長約一七四海里，共大小島嶼九十餘；北邊漁山、田岙屬浙江三门縣；上下大陳、竹嶼、積穀山等屬溫嶺縣。

披山屬樂清縣，南麂屬平陽縣，洞頭屬玉環縣。

各島之中，除上、下大陳，自抗戰時起，為各島商業中心，居民較多外，其他大部荒涼。自游擊隊進

駐以後，經營艱闢，勉可居住。

自韓戰既起，美國宣佈協防臺灣，始重視臺灣戰略地位。美國的中國友人和一些反共人士，頗知我大陸及沿海尚有若干游擊部隊，可以牽制共匪，旋經其參議會決議，派員來臺與我協商合作，乃有整理游擊部隊，由美方供給裝備之議。

胡宗南自西昌回臺，雖遭李夢彪的彈劾，但反共之志，仍極堅定，對遺留大陸的部屬，尤多關懷。所以曾先後派徐先麟、吳俊、戴濤等前往香港，聯繫探查。他以為大陸雖已淪陷，匪偽政權尚未穩固，我們應於此時建立挺進部隊，加強大陸游擊作戰。乃於民國四十年五月卅日上書當時的行政院陳誠院長云：

「請以現在臺灣香港之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等省的義民三萬人為基礎，成立三個野戰挺進縱隊，施以必要之軍事戰鬥技術，及實施游擊所需之技能，如民衆組訓、黨務推行、地方行政、經濟運用等諸般智能；使就其才能，成為各級優秀幹部，為爾後革命武力發展之核心；以破釜沉舟有進無退之精神，深入浙、閩、贛、蘇各省邊境，建立基地，如滾雪球、如縱野火，逐漸強大，以響應迎接反攻大陸國軍。」

八月某日晚間，陳誠院長親訪胡宗南，奉蔣中正總統之命，徵求他對出任指揮沿海游擊隊的意見。雖說，這在一般人看來，處彼毫無價值的不毛之地，是件不能討好之事。可是，他却以求仁得仁的胸懷，不計名位利害，欣然應命。

九月九日他以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兼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化名秦東昌，率領鍾松、沈之岳、馮

龍、劉慶曾、袁書田、張銘梓、張正達、趙才標、許正魁、蔡美璋、張文伯、伍天祥等乘船前往大陳。

首先聲明約束，要求各部隊遵守紀律，互相協同。再以各部隊孤處海島，忙於求生，疏於訓練，乃先恢復訓練。是年冬天，國防部應胡宗南之請，派兩個戰團前往大陳，增強戰力。戰團團的成員，乃遷臺部隊整編後的編餘軍官，素質很好。他再從中調集出身軍校的優秀人員，分發到各游擊部隊，擔任教官，協助訓練，兼負思想考核責任，並賦予副署命令的權力。同時，再呈請國防部按現有人數，核實發給主食、服裝，軍容乃日見壯盛，極獲官兵仰戴。

他以德化威行，半年以後，各部隊受他感召，不復挾部隊以自重，於是他乃於四十一年二月，將所屬游擊部隊，改編為六個突擊大隊、一個海上突擊總隊：

1. 第一大隊王相義，駐上、下大陳。
2. 第二大隊徐驥，駐南麂。
3. 第三大隊王樞，駐漁山。
4. 第四大隊王華，駐一江山。
5. 第五大隊陳和貴（後為黎克強），駐披山。
6. 第六大隊程慕頤，駐上大陳。
7. 海上突擊總隊夏季屏（轄六個艇隊，廿八艘砲艇；艇隊長依次為：張為邦、袁國祥、陳鍾林、余宋

、王連森、張熙明）。

兵員方面，他四十年五月向行政院建議徵集臺、港、江、浙義民三萬人之事，迄無成議；而游擊部隊多數幹部未受正式軍事訓練，戰時忠勇無前，死傷甚大。他乃計劃在原有游擊部隊中，選擇忠勇而粗通文字之人，施以訓練，以爲發展大陸游擊軍事的核心，如辦有成效，再招考臺、港反共志士參加。因此，他呈准成立「東南幹部學校」，自兼校長，延請美方人員范爾遜爲副校長，先調訓班、排級官兵二百餘人，編爲一個大隊，施以短期訓練，二月結業，遣回原部隊。自此，游擊戰術與戰鬥動作，乃逐漸統一（是項訓練共辦二期，嗣因他調職，乃告結束）。

自胡宗南赴任後，兩年來共突擊匪軍據點卅九次之多，戰果較爲顯著的，有白沙、黃礁、松門、沙渚港、羊嶼、大小麂山、鷄冠山諸役；先後共斃傷匪軍三千餘人，生俘匪正規軍陳毅、吳化文部一百四十一人、匪幹民兵三百六十九人；大小匪砲廿多門，各種武器數百枝、砲艇二艘。其中鷄冠山之役規模最大，國防部且將戰利品陳列於新公園博物館，作爲第三屆國軍克難成果；指揮官馮龍獲授五等寶鼎勳章，戰士李道隆等四十五人，獲選四十三年戰鬪英雄。

共匪一再遭受挫敗，探知我指揮沿海游擊隊之秦東昌，乃係胡宗南，且有美方派員協助，大爲惶駭；乃於四十二年六月廿四日以優勢兵力襲陷距我大陳一萬四千公尺的積穀山，且有繼續進攻大陳的意向。國防部商同美軍顧問團派人前往調查，以爲在匪方積極窺犯的陰謀之下，我大陳方面的防衛作戰，須

完全仰賴海空軍與守軍的密切協調配合。而現有的各級指揮組織、部隊素質、後勤補給及海空支援方面，缺點尚多，尚難符合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要件。於是，是年七月，國防部乃下令撤銷「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改為「大陳防衛司令部」，以劉廉一為司令；調胡宗南回總統府，任戰略顧問委員會上將顧問。

建設澎湖民懷德澤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胡宗南奉令出任澎湖防衛司令官。

他到馬公之後，就積極致力於軍事建設與地方建設。從他到任時開始，一直到四十八年任滿調職，四年中，他把澎湖從一個沙土飛揚，地瘠民貧的列島，建設成堅強的軍事堡壘和美麗的海上公園。

他到任不久，就發現當地有些士兵因為生活或健康上的問題，有點心理不正常的現象，他非常關心，曾經向一位友好表示：

「如果我們要訓練一批鐵的隊伍，就必須從心理上把他們訓練成鐵的意志。而這種意志的培養，是要把那些妨礙心理、生理的健全發展的因素根除，才能辦得到。」

於是，他除了加強澎湖防禦工事，構築核心陣地，擴建飛機場，以利空運外；還對所屬官兵積極從事精神的鼓勵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他為年輕的軍官爭取受訓機會，替年資已到的軍官保舉晉升，獎勵能文的

軍官從事研究創作，提倡各種運動、射擊等競賽，實施休假制度，改善醫療設備，舉辦康樂活動，推展軍中教育；同時，也改善官兵營房和伙食，籌建軍眷宿舍和軍人公墓。

此外，他經常去各地巡視，多與官兵接觸講話，從思想觀念上啓發大家與國家領袖共患難。他說：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大家侷促在臺澎，風雲變幻、波濤險惡。凡我同志必先與領袖共患難，然後才能講到效忠領袖。」

因此，他提出共患難的四個條件爲：

1. 不發牢騷。
2. 不計較待遇職位。
3. 不悲觀、不消極、不洩氣。
4. 在學術上、工作上、思想上，對自己有成就，對團體有貢獻。

他在軍事各方面的建設，終於發生了很大作用，當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爆發後，澎湖不但在軍需、兵員補給轉運工作上，表現極優良的績效，同時對撫傷、送死，也負起了沉重的責任。他爲此事，事必躬親，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眠食失常，辛勞備至。

對地方建設，他和澎湖縣政府密切合作，一面改善民衆生活，建立社會秩序；一面美化環境，建築道路。

爲了改善民衆生活，他和臺灣的「農復會」聯絡，邀請專家，攜帶農產種子前去，教導民衆播種，改良土壤，使澎湖有自行出產榮蔬瓜果，還可以外銷。爲了使漁民「漁有其船」，他又代爲按洽銀行貸款造船，使漁民生活大爲改善。此外，他還提倡講求衛生，改良風俗，因此地方逐漸繁榮，風氣一新。

爲了美化環境，他領導駐軍，克復季風、土壤等困難，大量植樹，四年內共種植幾萬株，使整個面貌，爲之改觀。再倡議由白沙島至漁翁島之間，修築跨海大橋，以利交通。

四十八年十月，他因任期屆滿，仍回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四年來牛刀小試的澎湖建設，給地方留下永懷德澤的去思。因此當他因病去世後，澎湖地方還特地爲他塑了一座銅像。

盡瘁竭忠國之干城

胡宗南雖然歷任要職，軍務羈身，但一有空暇，仍然從事軍事學術的進修，以廣識見。並不以曾任方面有所懈怠。

當四十二年自大陳調回臺灣後，即於當年八月入國防大學，刻苦奮勉，一如寒素之士，竟以高等成績畢業。

四十五年四月澎湖司令官任內，曾奉命偕羅列等六人，赴美國參觀，對國防組織、軍事教育、部隊訓練、軍需生產、後勤與設施，以及原子能發展等，悉心觀摩，不厭求詳，而所得尤多。

四十八年十月澎湖任滿，十二月再入國防研究院爲研究員。在院恪守規定，進退以禮，被推爲學員長。畢業論文爲「論人才與建國建軍之關係」，尤爲各教授所重視，列名第一。並蒙蔣總統選任爲該院「同學會會長」。

胡宗南身體一向很好，除了在陝西有一次因騎馬跌傷足部外，殊少疾病。五十年七月，漸感不適，容易疲倦，經檢查發現有血脂肪過多、血糖超量的現象，乃遵醫囑節食。他因家無餘財，自奉儉薄，既然忌食肉類與糖類，每日僅以蔬菜水果充饑，並無其他營養品代替，數月以後，日見消瘦。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十四日，他竟因心臟病逝世臺北榮民醫院，享年六十七歲。

他的夫人葉霞翟，浙江松陽人，當她在上海光華大學讀大學三年級時，由戴笠的介紹，認識了他。英雄淑女，兩相愛慕。正在論到嫁娶之時，抗戰爆發了。他率雄師四方力戰，婚事無形中擱置下來；她却放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讀書，得到博士學位。卅三年五月，她學成歸國，在金陵大學任教，一直等到卅六年他攻克延安匪巢之後，才於當年五月廿八日，在西安興隆嶺舉行結婚典禮，儀式簡單隆重。她僅留居西安三天，又趕回南京任教。他一生戎馬，家庭之間，聚少離多，自結婚成家到他因病去世，一共十三年，真正能與家人相聚的日子，不到四年。他公爾忘私，往往以他自己簡單的生活，衡量到家庭的開支，所留給的家用費，相當微薄。

卅七年以後，物價飛漲，最初他太太依靠她自己的積蓄，勉強維持。後來維持不下去，他的兒子又生

病發高燒，她祇好急電西安求援。剛巧，他因軍務忙碌，不在西安，他的夏參謀就從權的先找管錢的人，籌匯一筆錢給她應急。他回西安，知道此事，還不以為然的訓斥夏參謀，不該以家庭私事向預財部門先支用金錢。

他的公館之內，本來有位副官，幫助照應門戶，也因為眼見他家生活艱難而忍痛離去。臨行時，含淚向她表示：

「物價上漲這麼快，府上無隔宿之糧，我怎忍心在此吃閒飯。」

他天性至孝，但數十年在外為國辛勞，很少機會回家，也未能迎養雙親，晨昏定省。當他父親在籍去世之時，他也未能趕回奔喪，心裡非常悲痛。當在終南山設奠致祭，並有情詞悲愴的祭文：

「……兒在外多年，未嘗一省，遭逢亂離之世，構成百身莫贖之痛，親恩浩蕩，而音容長遠，親德巍巍，而慰親無計；獨上南山，請靈設奠，一身寒落，風雪漫天，固不自知其心傷神創，而語無倫次也……」

以後每年當他父親忌日的那一天，他即閉門謝客，絕食一天，以表孝思。

他是個忠盡黨國，意志極為堅強的人，不論局勢如何，從不灰心，從不失去鬪志；他所念念不忘的，是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而非個人的出處。所以大陳打游擊、澎湖當司令，他都不以局面小為嫌而欣然赴任。四十八九年之間，又盛傳他將出任某軍事要職。他的妻子問起此事，他却豪放的回答她說：

「怎麼？你也希望我做官？我想這可不必了吧！告訴你，我現在惟一的願望，就是打回大陸，反攻不開始，一切都談不到！」

他的病嚴重到非進醫院不可了，他還是端端正正坐着車子進醫院。臨終前三天，聽說蔣總統要去看他，他堅持要起來刮鬍子。

他治軍從來沒有官僚觀念，對部下士兵，如同弟兄一般，不但作戰時和大家同吃同住，日常對待隨侍左右的副官、參謀，也完全像對待家人子弟一樣。他不喜繁文縟節，平常治軍很嚴，最討厭部下賭博。對於階級較高的幹部，多用各種方式，予以規勸。

綜觀他的一生，自立志革命，黃埔受訓，以至統帥雄師，歷東征、北伐、剿匪、抗日、戡亂諸役，身經百戰，始終為革命軍的中堅，屢次挽回戰局，建立殊勳。尤其統率關陝諸軍，東禦日寇，北扼共匪，猶時分兵援甘、援晉、援豫、援冀；不但所戰皆捷，而且勤於訓練，樂於安民，儲才節用，全盤規劃，蔚為國之干城。

迨戡亂戰事逆轉，中原淪胥，政府播遷入川，蔣公親赴西南；他復興勤王之師，數千里赴難。當以人心渙散，事不可為，仍留守西昌，作最後的努力，最後才奉令來臺。後來在大陳、澎湖兩地，也竭盡所能的守其本份，多有貢獻。

他生前嘗以「生於憂患，長於艱苦，成於戰鬪，終於道義」自勉，而以未得死所，耿耿於心。其忠於

黨國，忠於領袖，愛護袍澤，推功任過，從不矜伐邀譽，乃一真正能發揚黃埔革命精神，足為一世楷模的模範軍人。

